春秋屬辭辨例編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目錄

書王臣 以爵字名人別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畿內五等爵辨 內曰子辨 名字貶褒辨 稱字辨 以字爲士爲下大夫辨 祭伯以伯爲字祭叔以叔爲名或以爲字辨 渠糾名字並書辨 子突名字辨 王人微者辨 貶辭辨

王臣書某氏子

宋大夫書官特筆 文八年左氏公羊鄭氏說辨 十五年左氏說辨

書世卿 附經書魯世卿之始

諸侯國卿僭制論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　　錢唐張應昌學

○書王臣　以爵字名人别公卿大夫士之等辨　畿内五等爵辨　畿内曰子辨　名字貶襃辨　稱字辨　以字爲上爲下大夫辨　祭伯以伯爲字祭叔以叔爲名或以爲字辨　渠糾名字並書辨　子突名字辨　王人微者辨貶辭辨

書說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九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尙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擧官而言也杜預釋例會盟朝聘例○何氏曰天子三公氏采稱爵祭公周公是也上大夫稱字祭伯南季榮叔之屬是也次大夫稱字家父之屬是也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即宰渠伯糾是也上士以名氏通石尙是也次士以官錄宰咺是也下士略稱人王人是也其劉單之屬不稱字而稱子者謂諸侯入爲天子大夫不得氏國稱本爵又以所受采邑稱氏稱子非王臣之常稱也周公僖九年特加宰者爲政者也公羊隱元年桓八年襄十五年徐疏○王之下士爲王人中士錄名宰咺是也上士

加氏石尙是也下大夫以字書家父叔服渠伯糾是也中大夫以伯仲書祭伯南季仍叔等是也上大夫以子書尹子單子劉子是也三公稱公周公祭公虞公是也孔廣森公羊通義○大夫始仕以字繫氏而不名南仲仍叔之類皆下大夫也字進則爵下大夫以字繫氏則中大夫宜以氏繫爵劉子單子之類皆中大夫也爵進則邑中大夫以氏繫爵則上大夫宜以爵繫邑周公召公毛伯芮伯之類皆上大夫也以是差而下之下大夫以字繫氏則上士宜以氏繫名劉夏石尙皆上士也上士以氏繫名則中士宜去氏稱名實中士也中士去氏稱名則下士名氏俱不足稱而稱人王人皆下士也葉夢得傳隱元年祭伯下○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此王官之數九卿三孤在焉書稱三公官不必備惟其人三孤貳公宏化則亦必待得其人而後任之故周官三槐九棘有三公三孤之位而無其職六卿蓋六官

之長皆以上大夫爲之則在二十七大夫之内其爵列爲三等公曰公卿曰伯大夫曰子其見于經則周公祭公祭伯毛伯召伯劉子單子是也未有功德皆食采于王之畿内所謂内諸侯也有功德而出封於外則皆加一等大夫四命出封爲子男則加五命公八命出封爲上公則加九命所謂外諸侯也外諸侯之地公百里侯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故卿大夫食於畿内者公視公卿視侯伯大夫視子男其元士視附庸不及五十里則周官載師所謂近郊之地士田而王制言天子縣内閒國之外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者也 葉夢得春秋攷 ○愚按葉氏此說所引乃秦周以後之書恐未足據所謂卿曰伯大夫曰子未知何所據而云然 ○畿内諸侯皆曰子殷制已然箕子微子是也周因之王臣稱子皆畿内諸侯也蘇子劉子單子尹子是也 陸淳纂例名位例 ○高氏閌說又别不備載

駁辨諸儒所云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者

舊史之例邪抑夫子作春秋之例也如爲舊史之例則來賵仲子之宰來聘桓公之宰必不書名矣如爲夫子作春秋之例變例書名示貶則舊史原不書名夫子亦無從得其名而書之也豈舊史於王臣之來者官爵氏族名字備詳於策故夫子得以考核而寓筆削也然則何以聘桓之王臣又不盡書名以貶而使後儒强爲從同之說邪皆不可通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桓四年○周語規方千里以爲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男孟子曰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秦周以前之書無言畿內有五等爵之諸侯者戴記言內諸侯亦未有五等之爵惟公羊傳曰寰內諸侯葢據春秋所書周公凡伯尹子之屬而爲言也王制曰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葢據公羊氏陝以東周公主之陝以西召公主之並周南所稱召伯而爲言耳不知詩稱召伯以行次言非爵也召公在文王時而稱伯則非爵明矣據周以前書

無內諸侯之名畿內無五等之爵知詩稱召伯申伯與南仲同春秋書祭伯凡伯召伯與祭叔榮叔南季同皆行次也記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其稱伯多於叔季者承嗣多長嫡也周公祭公稱公天子之三公也蘇子尹子單子劉子以與諸侯列序爲是稱以尊異之子非爵也尹單劉皆執政使有五等之爵豈宜居卑列哉且王臣見經者何以獨有公伯子而無侯男哉又何以自文以前王臣無一子爵自文以後會盟征伐無一非子爵者出會哉此可知書伯子非爵也葢天子之卿本當以行次稱如二雅所稱南仲申伯召伯周語所稱㮚仲是也春秋之初會稱王人者皆王朝卿大夫以不可爵諸侯而斥王臣之名與行次故但稱人至文之世晉卿會盟皆以名見不肯稱人王臣無轉稱王人之理故女栗之盟特稱蘇子以尊異之而自是王臣會盟皆稱子矣列於會盟稱子而居畿內亦稱子矣赴告於諸

侯亦稱子矣子朝之亂單劉稱子而召伯毛伯奔楚從其恒稱皆據王室之告辭也召毛得罪於王則告辭不復尊異之明矣閔之篇書齊高子昭之世城成周傳稱魏子南面是子乃時人相尊異之稱而非先王之典法明矣家父子突叔服劉夏石尙皆天子之大夫也知然者諸侯之命卿比於天子之卿而稱行次則天子之大夫比于諸侯之卿而稱名固其所也傳稱內史叔服內史於周官爲中大夫則稱名者爲王朝之大夫審矣其在於詩家父作誦未有自舉其字者而以父名者屢見於經則家父之爲名也審矣方苞通論直解參〇王朝卿大夫稱爵稱行次稱名稱人皆舊史之文也以爲褒貶所寓非也使其人當褒而舊史以名書無從而得其爵與行次也其人當貶而舊史以爵與行次書無從而得其名也春秋魯史也外諸侯則魯君之匹敵也故以爵書王朝卿士兼王公者亦魯君匹敵也故亦以爵書

宰周公是也王朝卿士與諸侯之卿不可以無別也故以行次書凡伯榮叔南季之類是也王朝之大夫則書名子突劉夏石尙是也傳以爲下士非也齊晉霸時王使來會者皆公卿王子至石尙歸脤其時王室卑甚矣而乃使下士乎况救衛逆后乎稱王人者三子突書名則大夫也洮與翟泉之王人則卿大夫未可知也葢洮盟諸侯皆爵翟泉諸侯之大夫皆稱人而王臣乃以名書以行次書非所安也故稱王人葢辭有所窮也何以知其爲卿大夫也使兼三公則如宰周公之稱爵可也其不如尹單劉之稱子者文以前尙未有是稱也子突稱名而並稱王人者亦辭有所窮也使書子突救衛則不知其爲王臣也書王使子突則伐救無此文也傳以子突爲字非也又通論

○王臣有封國而入爲王卿者則繫國書爵尙書顧命有衛侯齊侯其例也先儒謂王臣無五等之爵據未有國者言也若召伯蘇子尹

子劉子單子皆以邑氏則伯子非爵也至祭伯凡伯毛伯建國在周初則伯卽爵也王臣繫氏者非爵繫國者爲爵當以是斷之高澍然釋經隱元年○王朝之卿有爵者書爵繫國無爵者以伯仲繫氏別於大夫此達例也伯仲繫氏如南季仍叔榮叔召伯宣成以後王臣以伯仲爲常稱於是變而稱子如劉子單子此係周末文勝見於稱謂如此而伯仲非字子亦非爵益無疑矣又隱九年○王朝之卿視諸侯故書爵與伯仲而不名宰三公書官舉重也大夫視諸侯之卿周制諸侯孤卿班同王朝大夫稱名上士下士如之尊王臣也惟王人爲卿大夫通稱子突大夫也王子虎卿也並書王人以名不名別之則特例也益義尊於王非臣所主者不目王則不著故書人繫王猶之外卿大夫書人繫國皆統於君之義也又○愚按郝氏懿行駁方氏曰伯是爵叔季是名均非行次也如鄭伯爲王卿士而稱伯則自是爵也知叔季乃名者公

羊疏元年何休注云天子上士以名氏通中士以官錄下士稱人則榮叔南季亦天子之士以名氏通耳所辨似有據而實非鄭雖爲王卿士而實係外諸侯不得以爲王臣豈若方氏引證召伯非爵之確至以叔季爲名引何氏休爲說按何氏謂上士以名氏通而於南季榮叔並未注明是名即其所謂中士以官稱者指是宰咺以宰爲宰夫先儒已辨之詳矣則以叔季爲名亦無據惟方氏據秦周以前之書無內諸侯之名戴記言內諸侯亦未有五等之爵春秋王臣又無稱侯男者並引詩以證春秋斷伯叔季爲行次語皆有徵第以爲王朝卿大夫竟無封爵恐未必然竊意以伯稱者本有爵則伯即是爵其無爵或爵非伯者則伯即是行次高氏亦以方氏之論詳而有徵悉遵從之而更參一語曰繫國者爲爵繫氏者非爵更爲允當○又按陸氏淳云畿內諸侯曰子既皆應稱子矣何以又有以別爵書者

邪且當時本無內諸侯之名此語未可據以釋經○又按張氏洽爰穀梁抵諸辨杜注以伯子爲爵引書序之芮伯榮伯詩之南仲張仲方叔謂以字配氏西周已有此稱以證王臣之伯子非爵所見亦同惟以伯仲叔爲字猶不若方氏高氏以爲行次之允也

王制天子縣內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夫以王畿之地割封大半其何以待諸侯乎此漢儒之謬也按孟子天子之卿受地視侯方百里大夫受地視伯七十里元士受地視子男五十里此畿內受地之數也周官載師以家邑之田任稍地大夫采地也以小都之田任縣地卿采地也以大都之田任疆地公采地也此畿內食采之制也嘗攷周之封邑不過周召劉單祭凡蘇毛諸國及鄭之始封而已其先世皆有功德故得國於畿內也然則入官而受祿者視三等君受田先王待臣之常數也

其子孫繼之世祿而官不世孟子仕者世祿是也世官乃周之末失有功而受地者祇三等建國先王優臣之特典也其子孫繼之亦世祿而爵不世王制天子之縣內諸侯祿是也豈有九十三國之理哉董豐垣識小編

隱元年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春秋於大夫莫書其官至冢宰則書之此見任之最重宰者尊稱非中士所當冒或以爲士或以爲氏皆非劉敞傳○說公穀者以宰爲士或引小宰宰夫爲證然周官三百六十他官未嘗見經何獨於小宰而書之或以宰爲氏引宰予爲證然宰周公宰渠伯糾豈可亦以爲氏汪克寬纂疏○孔疏以宰周公爲冢宰以宰咺爲宰夫謂周禮天官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凡掌弔事或即充使也以宰渠伯糾爲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謂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此宰高下不能指定故注直言王官之宰僖九年疏云穀梁傳曰天子之宰通於四海其意言宰者

六官之長官名通於海內而宰咺宰渠伯糾非長官亦稱宰者自宰夫以上皆通也按王臣見經者惟宰書官蓋冢宰紀法之守聘亂逆之君賵諸侯之妾故特書其官若宰夫以下則如劉夏石尚書名可矣何必具官正義說非也顧棟高官制表○王朝之官惟宰四見于經劉原父謂獨書冢宰見任之最重與穀梁義合公羊以咺爲士渠伯糾爲下大夫孔疏亦以咺爲宰夫皆非又卷末附錄○愚按以咺爲宰夫服虔已有是說見周禮大行人疏不始於孔氏○王使書官惟三宰蓋冢宰位尊任重下涖侯國非其事也重臣而輕使之故書官以著其不當使也他如凡伯南季之屬以卿士充使於義無嫌則不書官王朝卿士稱行次而冢宰反稱名者既書其官不得不書其名也葉酉究遠○按江氏永羣經補義謂宰非冢宰亦踵誤○胡氏謂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

則成風亦莊公之妾榮叔歸含賵召伯來會葬又何以不名蓋名不名史文有詳畧聖人但舉其事而書之其義自見矣湛若水正傳

○諸儒謂王朝公卿例書爵上士中士書名則宰不應書名矣又謂變例貶書名則舊史原不名夫子何從得其名也豈舊史于王臣爵氏名備載夫子得以筆削邪則何以聘桓之王臣不盡書名以貶也此必天王重歸賵聘桓之事而使宰宰自謙抑而稱名舊史據直書之夫子仍而不削以著天王之命使同於諸侯咺糾之來使同於侯國之大夫而魯之不辭而受又豈書于國史爲交有罪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天王不當賵而賵賵不當使宰而使宰宰不當稱名而稱名當時瀆亂本自如此魯史既書之夫子仍之使後人致知惠公之寵仲子桓爲仲子所出隱所以攝位而志存乎讓桓也其天王來賵宰咺稱名及魯不辭

而受之非禮則因事以著而已而豈爲天王特貶哉文○韓子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以天子之貴下賵諸侯之妾以聘問之禮寵篡弒之人大書特書王法昭矣不屑屑于誅咺與糾也陳遷鶴紀疑○宰周公官而不名宰咺名而不氏渠伯糾氏而且名蓋皆因舊史之文非褒貶所在郝敬行說畧○愚按諸儒貶名之說前人歷辨之矣胡傳又云成風之卒葬榮叔召伯不名者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尤爲穿鑿

隱元年冬祭伯來

公羊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杜注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蓋本

封絶滅食采於王畿是祭於此時爲畿內之國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孔疏○春秋有祭伯祭公祭叔杜氏於祭公則曰諸侯爲天子三公者徐邈注穀梁又以祭叔爲祭公來聘則意以祭叔爲祭之大夫范氏旣以叔爲寰內諸侯而又以叔爲名公羊疏遂以公爲爵伯爲字而以爲一人兩無所據李廉會通○祭伯書伯諸傳皆以爲爵公羊獨以爲字當以左注爲是彙纂案○祭周公之允本公爵穆王時有祭公謀父入春秋書祭伯則六命稱伯也書祭公則八命稱公也又書祭叔則四命也亦由本封絶滅世事王朝食采畿內故爵亦異歟程公說分記○方氏苞曰伯行次非爵也高氏澍然以祭伯凡伯毛伯之伯爲爵俱見前總論

隱三年夏尹氏卒

左氏謂是隱公之母聲子全無義理公羊立義極精與昭二十

三年尹氏立王子朝照應其說是也季氏本更謂是魯之大夫即隱公囚于鄭之尹氏與尹氏歸而立其主者據此則是羈旅之臣僅一見無甚關係如何便書於策顧棟高五禮源流口號注○公羊傳見下書世卿○左傳以為君氏其說支離公穀以為周之尹氏近是或援劉卷之例謂王朝卿士必書名然其赴書佚其名聖人有所不能益姑以尹氏書之如諸侯之卒例書名而宿男不名之例也書齊崔氏疑亦類此何琇樵香小記○餘見書世卿門書王臣卒門

隱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杜注○凡伯周公之允詩板與瞻卬皆其所賦蓋世為王臣汪克寬纂疏○愚按詩序謂凡伯刺幽厲自幽厲至是越五十餘年而板之篇曰老夫曰耄則別是一人可知凡國伯爵世襲之稱瞻卬箋引此年凡伯證其為天子大夫耳不

以爲一人也詩節南山正義已辨之矣

隱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采邑文王之昭有䎸季載白虎通義作南季載則南即䎸也季武載之後孔廣森公羊通義○白虎通引詩傳文王十子末云南季載左傳作䎸季史記作冉季冉與南同音故亦作南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冦䎸季爲司空周康南皆畿內地司馬遷云冉季載後世無所見未之攷耳經古義○氏南而次季王朝之卿不名有爵者書爵繫國無爵者以伯仲繫氏別於大夫仍叔榮叔如之高澍然釋經○按穀梁以季爲字先儒宗之是不知春秋無書字之法○又按䎸季史記作冉季見管蔡世家

桓四年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冢宰也渠氏伯爵糾其名也夫冝賵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

三綱所繫也然咺獨書官糾兼稱爵何也咺豈初得政猶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旣相而已封者乎（胡傳）○公羊以爲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非也理不可書名而又書字（劉敞權衡）○宰糾書名左氏云父在故名直譏其攝父職以出聘已昧於仍叔子之文公穀皆以宰爲官氏渠爲名糾爲字而以伯爲老稱則單伯祭伯亦老稱乎（李廉會通）○左氏以宰周公爲例言宰渠伯不嘗言糾爲父在之辭凡春秋世其爵代其政如武氏子如仍氏之子皆正其爲子未嘗貶以名而何以獨名糾乎（葉夢得左傳讞）○渠周邑昭廿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惠棟春秋左傳補注）○渠氏伯行糾名也王朝卿士皆書行次以宰之尊而書名者惡之也亂賊不討又加禮焉然使舊史不書名孔子亦無從而得之（方苞直解）○左氏云父在故名非也或

曰書名孔子貶之亦非也桓宣既同王季子聘宣何以無貶[illegible][illegible]行說署餘見二字疑〇渠氏伯糾名從杜注〇書官書名與喧同但喧無氏此有氏耳如舊說一人而備三稱雖魯史不若是贅況經聖筆乎且伯禽伯夷並是名未見伯非名也高閌然釋經〇杜注伯糾名殆伯達伯适之類歟葉酉究遺〇愚按渠是采邑書伯方氏謂是行次高氏從杜謂伯糾是名並可通疑非爵也諸儒泥於舊例皆以書名爲貶胡傳又言榮叔錫桓公命何以不名始而來聘冢宰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尤爲穿鑿

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宣王時亦有仍叔以伯仲之稱非名非字故不嫌同也高閌然釋經

〇雲漢鄭箋引春秋仍叔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

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夫耳未必是一人也詩節南山正義○案困學紀聞云家父仍叔二雅舊人歷汾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其末考及年月邪何氏焯讀詩疏駁之是梁履繩補釋○仍叔穀梁作任叔按史記索隱云仍任聲近或是一地甫呂虢郭之類地理志東平有任縣蓋古仍國張壽恭古義

父

冬州公如曹

趙子以為王臣識外交故書之考隱十一年傳載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凡十二邑其一則州也蓋州公食采於畿內而為三公故曰州公孫覺經解○州東周畿內邑後入晉為州田則知州公蓋以邑為氏者其稱公王朝三公非五等公也按惟二王後於周為客虞虢於武王為伯祖父叔父封公以示異數此外雖周召之賢太公之勳止於侯伯耳左以為淯于是時淯于即杞都

安得稱州乎 高閌然釋經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十五年又使來求車

孔氏曰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云家父刺幽王古人名字或累世同之耳漢詩序仍叔美宣王桓五年又有仍叔蓋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也 陳深讀春秋編 ○家父周之世臣詩紀家父刺幽王之昏亂與尹氏之不平而不憚激怒於君相蓋竭忠於王室者也桓公之經兩書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則求所不當求皆徇於王命而依阿苟且以從於非義其視節南山之誦能無愧乎 汪克寬纂疏 ○家父王朝大夫之名也古有以某父名者經所書齊侯祿父箕鄭父儀行父皆是也 方苞直解 ○以父繫氏非名非字詩有家父則世以父稱也皇父世稱父亦一證也有世稱則從世稱無世稱則從伯仲其

不名從同焉高澍然釋經○愚按方氏以父爲名高氏謂以父槩氏非名非字均有證據而高說爲勝杜注及諸儒以父爲字則春秋無書字之法也○士冠禮注周大夫有嘉甫疏謂以天王使嘉甫來求車嘉與家字異音同或鄭氏所據古本如是武億羣經義證

桓八年冬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諸侯爲天子三公者杜注○隱元年云祭伯今而稱公知其爲天子三公公不獨行必有卿從卿不書舉重畧輕也襄十五年劉夏逆后傳曰卿不行非禮也知祭公如紀時有卿也孔疏○日講解義彙纂案見昏禮門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方氏說見總論高氏說見上南季○按杜注以叔爲字非

莊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

朱子曰當時自有個子突春秋從而存他名字以為王人本不書字善其救書字者何必如此牽強（俞皋釋義）○子突名也如子孔子朝之類或以字為襃或以名為貶皆非是襃貶在王師不在王人（趙鵬飛經筌）○書王人子突救衛則列國抗王之罪見矣抗王者非則救衛者是不待稱人稱字乃見也書衛朔入于衛則王人不能勝列國而列國與衛侯抗王之罪亦著矣胡傳謂衛朔書名著其惡王人書字著其善泥矣（湛若水正傳）○古有以子某名者陳子亢介子推是也必曲為之說過矣（方苞直解）○子突名也王人會諸侯不名而此名者在會諸侯皆稱爵無為王人獨名也此獨王人所有事無為不著其名也或名或不名便文耳非襃貶（郝懿行說略）○以子為名與宋子哀同王朝大夫書名則子突大夫也書王人者凡王臣以王事出義統於王非臣所專者書人

繫王猶文宣以前外卿大夫書人繫國也書人繫國者不名澆猩泉書王人如之此目子突者王人特見皆月也書王人只三者凡伯諸人以蒙上王使文祭公諸人蒙下逆后宰周公諸人以非王事兼制於臣故皆不書高澍然釋經〇顧氏辨說見書字書名總論〇愚按朱子趙氏以下所駁甚是非字則亦非褒卽書名亦非褒非貶自杜氏伊川文定以下或本左氏以爲王人微者不字嘉救衛而書字或從公穀以爲王人卑者不名尊王命而加名又或以爲救衛無功人子突所以微王室皆泥名字褒貶之例與王人下士之例乃先儒襲說爲例而非經例也論並見前〇又按公羊云王人微者也穀梁云卑者也左氏杜注亦以爲微官孔疏云諸侯之卿再命三命皆書名一命乃稱人諸侯之臣旣然則王朝之臣亦然周禮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

下士一命故杜以為劉夏石尚稱名氏者上士中士也稱王人下士也注疏亦以意推之為是說耳於經無證李氏廉於翟泉王子虎書王人非下士又謂貶之同於下士之例則更曲矣

莊二十三年春祭叔來聘

春秋書使人來聘未有止稱其君而不著其臣者或曰祭叔乃祭公之臣果其臣而不言使則是隱私交之迹矣汪克寬纂疏○祭叔為王朝大夫假聘禮私行故不稱使此正義也杜氏預本孫氏邈之說謂祭叔為祭公來聘蘇氏亦謂祭叔為祭公之屬劉氏敞則謂祭叔自使人來聘其臣不達於春秋故不稱使皆無確據家集案○私交與祭伯同王朝以世族用人如祭伯祭公祭叔之類皆公營私外交侯國黃仲炎通說○祭國也以叔繫國與蔡叔許叔同蓋祭公之弟次當承立者故為是稱高閌經解○愚按

劉氏敞以叔爲字謂天子之下大夫氏邑而字不知春秋無書字之法而所謂下大夫者亦先儒意測無證於經

僖八年春公會王人齊侯等盟于洮

書王人而不目義繫於王非臣所專而諸侯列序書爵亦不得獨名王臣也高氏閌釋經然○高氏說又見上方氏高氏說又見總論○按公穀杜孔以王人爲微人下士辨已見前汪氏克寬泥於先儒例說謂盟洮書王人常例也盟翟泉書王人貶也於諸侯皆書爵而翟泉諸國大夫稱人則王子虎爲貶可知皆曲說也

僖九年夏公會宰周公齊侯等于葵邱

公羊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三公兼冢宰杜注○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

下行端揆之職焉自司空進宅百揆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位冢宰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胡傳○宰周公見經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李廉會通○齊桓明天子之禁爵侯服禮歸化將與葵邱之盟共撻荆楚豈非諸夏之幸哉宰孔路遇遽止其行黃東發曰伐山戎伐楚桓之大功而孔反以爲非意襄王雖立而叔帶旁睨孔固貳於帶者也是說深知孔矣觀其從王亂命召鄭從楚叔帶堅奪嫡之謀王室生肘腋之變是周之罪人公旦之不肖裔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僖二十九年夏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自成以前諸侯之大夫無以名見者諸侯之大夫稱人不可斥王臣之名與行次故稱王人先儒以稱人爲貶蓋以王子虎不可謂微者而不知王人亦非微者之稱又自成以前列國之大

夫皆不以名見也（方苞直解）○諸國書人則魯亦非君翟泉隸京師而諸人盟王臣於此無王也故王子虎繫王書人存王也而晉文之霸業荒矣（高澍然釋經）○方氏高氏說又見前總論○按胡傳曰王子虎下盟列國是上替諸大夫上盟王子虎是下陵貶諸大夫稱人而王子亦與焉者正其本也陳氏傅良曰不斥言王子虎為尊尊諱也以其人王子虎不可不偏人諸大夫以其偏人諸侯之大夫不可不沒公諸儒多宗之非也辨見書人門

僖三十年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說見上）

以宰周公而躬行人之事非所使也（鄭玉闕疑引薛氏）

文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王朝大夫例書名叔服為周內史中大夫秩也（高澍然釋經）○叔氏服名杜注以為字非（葉酉究遺）○按杜注謂叔氏服字孔疏云天子

大夫例書字故知服是字是不知本無天子大夫書字之例也

又　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杜注○僖二十四年傳有原伯毛伯杜云原毛皆采邑此與彼計是一人而注不同者文王之子封爲畿外之國於時諸侯無復有毛或是世事王朝以後絕滅國名尚存仍爲伯爵必受得采邑爲畿內諸侯故注彼云采邑此云國也封爵既存故云諸侯爲王卿士者孔疏○見前總論

文五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榮叔非莊元年錫桓命者而同稱叔其非字明矣呂謝然釋經

又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伯天子卿也召采地伯爵杜注

文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女十年秋及蘇子盟于女栗

蘇子周卿士僖十年狄滅溫蘇子奔衛今復見葢王復之杜注孔疏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溫故曰溫子尚書立政云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忿生以溫爲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爲溫所都之邑名蘇故溫蘇兩稱又僖十年杜注孔疏

○蘇子王朝之卿其稱子非五等爵葢至是大夫張晉卿盟會策書皆以名見不復稱人則王朝之卿無轉稱王人及斥言行次之義故特爲是稱以尊異之此後會盟征伐王臣與諸侯列序皆稱子赴告於諸侯亦稱子如以爲五等之爵則前此百餘年王臣無一子爵而後此會盟征伐將王命以出無一非子爵者其義不可通矣然則此後召伯來賜命召伯毛伯奔楚復仍其恒稱何也會盟則據載書赴告則據簡書若承使

而來者其號名不見於公之命策魯史無爲私易其恒稱也至子朝之亂召毛從其恒稱而單劉稱子則皆從王室之赴告可知矣陸氏湻謂畿內諸侯曰子殷制巳然非也自周以前史記無徵何以知徵箕非五等之爵乎方苞直解○傳稱溫子蘇忿生之後狄滅溫王以其地賜晉則失國久而爲王朝之卿者歟又○方氏所謂尊異之稱是也至成八年召伯仍以行次稱者上書天子使故下不可以子稱也葉酉究遺○此王朝卿易伯仲稱子之始而以子繫氏知非五等之子也葢舊史從時稱春秋因之高澍然釋經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成八年秋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成十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不名天子三公也不繫之宰則不居要職矣自位而奔曰出熊過明志錄○奔例殺例並名此周公及召伯毛伯不名闕也高澍然釋經

成十六年秋會伐鄭　尹子

王卿士子爵杜注○方氏高氏以爲非爵見前○自是以後王臣會伐會盟皆目其人無書王人者王朝之政亦逮下矣高澍然釋經

成十七年夏會伐鄭　尹子單子

杜注單襄公王卿士○成王少子臻食邑於單至襄公世爲王卿士汪克寬纂疏○杜預謂單伯稱子蓋降爵非也葉酉究遺

又　冬會伐鄭　單子

襄三年夏同盟雞澤　單子

襄十五年春劉夏逆王后于齊

左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宣十年天王使王季子來聘傳稱劉康公來聘是王季子食采於劉遂為劉氏此劉氏當是康公之子即前年傳稱劉定公是也孔疏○劉夏王朝大夫也故名逆后宜使卿而以大夫行故書高閌然釋經○按杜注以為中士疏引釋例元士中士稱名沿舊說誤孔氏廣森謂天子大夫例字夏名者文連王后君前臣名非也祭公何以不名

昭十三年秋同盟于平丘　劉子即劉子摯劉獻公見傳杜注定公子

昭二十二年夏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入于王城○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　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立王子朝者尹圉也不稱名而稱氏胡傳謂著世卿之擅權亂國以為後戒其說非也稱名則無別于列國之大夫非所以尊

天子矣稱子又與劉單同故不得已而稱氏亦因時有此稱詩云王謂尹氏是也 葉酉究遺 ○杜注孔疏謂召伯當云召氏據傳朝及召氏之族奔楚以經爲誤按經稱尹氏非謂其以族奔也以族奔稱氏豈立子朝亦以族立乎尹稱氏召毛稱行次耳杜氏信傳而欲改經誤甚 又 ○不曰王子朝及尹氏召伯毛伯而曰尹召毛以朝著三族怙亂之罪也劉單稱子召毛稱伯皆非爵舊史從其恒稱召毛書行次尹稱氏耳 方苞直解 ○左傳召氏之族既尹誤召也召伯盈既改圖逐朝而逆王其從朝者獨召伯奐耳召氏何故以族行乎杜預據傳以疑經謬矣 又

定四年春會召陵 劉子 左傳杜注獻公之子伯蚠即劉狄按昭二十二年見傳

又

秋劉卷卒 杜注即劉蚠

不曰劉子卷而曰劉卷則方氏所謂子非爵乃時人相尊異之

稱益信（集酉究遺）○卒例有爵書爵如吳楚之僭王亦以舊爵爵之
也此不爵無爵也於會書子於卒書名則王臣書子者非五等
之爵信矣（高澍然釋經）○按杜注云天王來告故不具爵趙匡云畿
内諸侯不同列國故不日劉子卷卒其說皆曲

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書名非卿（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按公穀云天子之士也何以知其士
也天子之大夫不名此乃傳例於經無徵蘇氏集解謂士應稱
王人以接我特名亦誤當從方氏高氏為王朝大夫見前總論

○王臣書某氏子

隱三年　武氏子

公羊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何譏爾父
卒子未命也○穀梁未爵使之非正也○曰武氏子見非大夫

也何以書爲賻不入來求不可以不錄也陳傅良後傳○曰某氏子者有父在焉故家鉉翁詳說○稱子者父老而以子攝行卿之事吳澂纂言○稱武氏子者未有職司徒以其父故任之也其與仍叔之子與辭何也使書武氏之子來求賻則似武氏有喪而其子私求賻也方苞直解○武氏子仍叔之子皆王朝門子也從惠士奇說門子非官而因父以從政左氏傳云同盟于戲鄭六卿及門子皆從是也其書法宜繫於父此父沒從公穀故繫於氏也高斟然釋經○按武氏子公羊以爲大夫陳氏以爲非大夫家氏吳氏方氏以爲父在高氏從公穀以爲父沒似未爲大夫陳氏方氏說勝父殁則高氏說勝

桓五年　仍叔之子

左公穀見書世卿○加之字者起子避一人法何休○此譏子弟

預國政耳如仍氏之子已爲大夫經自當以官氏名字見今曰仍叔之子知其未命也卓爾康辨義○古者公卿大夫必由於學俟其成德達材而後用之必四十而後從政則其未仕之前涵養涵練多矣周衰政教廢失公卿大夫老不堪政即使其子代之如武氏子仍叔之子以乳臭之童任邦國之事此子產所謂未能操刀而使割也黃仲炎通說○使仍叔之子者仍叔爲大夫因使其子爲使也不使大夫而使大夫之子子弟預國事矣此不特譏世官也父爲大夫父死子亦命之爲大夫是謂世官今仍叔在其子未命故曰仍叔之子剌是父爲大夫而子弟干政也豈特世官而已程端學本義或問參○武氏子仍叔之子或言之或不言之何也蓋言武氏之子則似武氏之子自來求賻若仍叔之子不言之又不見其父尚存聖人之文所以如化工之賦物也日講解

義○書仍叔必仍叔尙在書子而不書官必未嘗官既未嘗官則王不宜使仍不宜任使王與仍叔交譏也故以爲世官者猶疎也如世官則其子也官當以其官來舊史必書其官而不煩錄其父使舊史不錄仍叔夫子何由知其父爲仍叔乎張自超宗朱辨義○公羊曰父老子代從政非也父既致政而子代之則宜專舉其子不當更及其父程子曰父受命而子代行亦非也非身受命不當書王使按左氏薳啟疆對楚子韓襄爲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是時韓起爲政故其子方幼未有職司而奉命以使蓋世卿專權欲任其弱子以收威柄而其君亦曲徇之仍叔之子未有職司於王室故不得不曰仍叔之子耳使有職司尙列雖卑亦當從石尙之例書名方苞直解○父在子從政也牛運震傳

○高氏說見上

○宋大夫書官特筆說 文八年左氏公羊鄭氏說辨 十五年左氏說辨

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春秋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其不備書者省辭 程子經說 隱元年

列國大夫未有書官者宋卿何以書程氏云宋王者之後得自命官故獨書爾不備書者省詞也所謂因事之變者書之 汪克寬纂疏文八年引胡甯通旨

二王後得脩其禮物之舊是以諸侯大國三卿而宋獨備六卿其在成公則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樂豫為司馬鱗矔為司徒公子蕩為司城華御事為司寇矣其在共公則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司寇矣其在元公則公孫忌為大司馬邊卬為大司徒樂祁為司城仲幾為左師樂大心為右師樂輓為司寇矣 葉夢得傳 桓二年

右者上公九命得置孤卿一人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視小國之君猶

列卿大夫之位以其親君也故不名以其猶卿大夫也故以官舉周之封國惟宋為上公有孤卿焉孤卿一人而已今司馬司城同見則末世之妄也孤卿以官舉之而又稱其氏族者既命氏者也司馬華孫若天子之三公宰尹則雖命氏猶不稱也此所以辨名分也張大亨通訓

諸侯大夫未有不名而以官稱者而宋昭公之大夫不名且稱其官此特筆也春秋弑君者多矣未有上通君祖母下結六卿公族國人盡殺大夫之忠於君者而使其黨為卿以成其簒弑如公子鮑者夫公子鮑之弑械動於昭公未即位之前而成於十年之久皆貴戚彊家囊橐其間也屬辭比事求之則宋人殺其司馬而使華孫代之且來盟然後弑其君則知身為世卿外結援鄰國內假手於襄夫人以成鮑之簒者華氏之族也華元司寇華御事之子也而代公子成為右師此蓋鮑與夫人所位置者如華元者固知晉大夫可以貨取於

之使華耦來盟於魯既而晉衛陳鄭伐宋討亂而魯不與晉人受賂立文公而還華元卒相宋公皆華氏之始謀也夫子於此深致意焉是故特書其官子哀不書官者其爲卿與晉郤缺趙穿同杜氏所謂散位從卿者也左氏舍所錄之事而妄解書法陋矣（趙汸屬辭特筆以正名篇）

愚按趙說義本穀梁發明聖人特筆甚合當日情事與顧氏大事表萬氏隨筆之論正合（見後）大勝從左氏諸說宋之書官此義爲獨得經旨創程子宋王者後書官之義猶其淺焉者也（程子之說未嘗不是其不備書之故胡茆室已言之方氏通論駁之似誤）○愚又按穀梁無君之辭一語其旨不顯鄭注歸咎昭公則謬矣穀梁之旨得趙顧二論而始明

文八年冬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穀梁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左氏云司馬握節以死司城效節以出公以其官逆之故皆書官非也無智力以禦亂握節而

死人臣之常耳效節而出自求免罪而已未見可貴也公羊曰宋三世內娶無大夫非也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不舉名氏若實無大夫都無所舉是矣或官舉或不舉何哉鄭康成解穀梁無君之辭謂無人君之德皆非也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並尸三卿亦可謂無君德者則曷爲不以官稱之劉敞權衡○傳稱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六卿皆卿官而獨使司城者以司城與司馬相屬其掌營壘則兵亦兼之也瞿公說分紀○宋司馬亦曰司武襄六年傳平公曰司武而梏於朝謂司馬華弱也又○司城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故曰司城張洽集注○大夫者階也司馬司城者官也宋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猶云殺其大夫中之司馬而大夫中之司城來奔耳大夫貫下司馬司城言攷之周官卿非一人有大宰大司空大宗伯等大夫亦非一人

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等可以知矣（案彙纂）○司馬典兵之官而殺之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公被禍（程端學春秋本義引黎錞）○宋人將弑其君先殺其司馬而以華耦代之司馬既死則兵非昭公之兵矣宋司城者司空也司空既出則國非昭公之國矣既殺其司馬又出其司城則六卿在位者皆公子鮑之黨而弑械成矣是故特書其官穀梁傳曰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趙汸集傳）○是年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十五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屬辭以觀則知既殺公子卬華孫卽代爲司馬華孫來盟踰年而宋弑昭公則知卬乃忠於昭公者而華孫則公子鮑之黨也左傳乃謂孔叔鍾離卬皆昭公之黨噫君臣也而可以黨言乎羣逆徒誣飾君惡以成其弑反斥忠君者爲黨豈知聖人於春秋前後再書司馬一忠一賊分明邪說豈得亂之哉（萬斯大隨筆）○

義繫於官則以官書之觀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公孫壽辭司城使意諸爲之而一殺一奔是當時二官處必禍之地又一握節以死一效節而出皆能守其官者故曰義繫於官也高澍然釋經○左傳所謂貴之者魯史之情非春秋之法也方苞直解○春秋因事而見義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因司馬殺司城奔而書官則知列國之不書者僭也李光地榕村語錄○王氏引之說見下條

文十五年春宋司馬華孫來盟

穀梁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左氏曰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書曰宋司馬華孫貴之也杜注卿行旅從春秋時多不能備儀華孫能率其屬以從古典魯尊而禮焉故貴而不名非也盟會而備其官何足善乎殆不然也孫覺經解○左氏非也諸侯相聘使介有常數矣不聞其官皆從以爲典也劉敞權衡○司馬主兵之官

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失賊不討使秉宋政世掌兵權故傳載其承命亞旅之言而經書曰司馬華孫其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義不係於名也不稱使以是爲專行無君矣胡傳 ○宋穆襄之族爲亂剪君之羽翼幾盡奉公子鮑爲奪國之計華耦鮑之私人亂黨使之歷使諸侯陰自結以免討春秋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言不以君命至也左傳乃謂與其官屬偕來故貴之以字書其不然與穀梁曰以其官稱無君之辭得之矣家鉉翁詳說 ○曷爲以官稱不稱官無以見其代公子卬也其不稱使且不名何非君命也非其君命而來盟必有異志於其君者矣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國人因襄夫人以殺其大夫公子之忠於君者而盟以鮑之黨爲卿是故華耦爲司馬華元爲右師於是使華孫來盟於魯明年宋人弑其君晉衛陳

鄭伐宋而魯不與其故可知矣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宋司馬華孫來盟宋人弒其君杵臼則獄有所歸矣亂臣賊子無所遁其情矣趙汸集傳○按胡傳曰不稱使以是專行爲無君矣孫氏覺則謂善其憂國故稱官而不書使與屈完高子書法同張氏洽趙氏鵬飛俱從之彙纂亦主其說而駁胡傳愚謂胡傳未可盡非也按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左氏云大司馬公子卬昭公之黨握節以死則此司馬華孫爲公子鮑之黨可知明年宋弒其君晉衛陳鄭同致討而魯不與則此盟爲結援求免可知始也倒其君之左右而大樹私人今也謀動於大惡而先求援列國則此盟之爲專行無上不顯然乎不書使者明非昭公之意而公子鮑之意也與屈完高子正自美惡不嫌同辭齊氏履謙曰書其官見其爲逆黨殺公子卬而代之者家

氏鉉翁謂耦實公子鮑之私人使於諸侯豫自結以免討與愚意合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傳曰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蓋謂其擅權專國不知有君故曰無君范泰曰緣其不臣因曰無君故書官以見專然則經八年之書司馬司城亦謂其專擅無君明矣而鄭氏乃云殺其司馬無君人之德非也王引之經義述聞○宋司馬再見與前殺司馬文義相發明高澍然釋經○萬氏說見上條

○書世卿附經書譏世卿之始

言氏者見其世繼也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周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程子經說隱三年

尹氏武氏仍叔榮叔家父曰氏曰叔曰父皆世稱也如晉稱趙孟世世稱之故詩有仍叔家父尹氏春秋亦有仍叔家父尹氏齊履謙紀司上統

大夫稱氏者惟尹氏武氏崔氏皆譏世卿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

因尹氏私赴不以名因齊人崔氏出奔因武氏以子代父故特書之至于尹氏以世卿而亂王室足以見世卿之惡矣陸淳纂例

古者內諸侯祿外諸侯嗣內諸侯而嗣强也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祿諸侯之大夫而世爵祿僭也春秋之世內諸侯之嗣有如尹氏者其後卒以擅立諸侯之大夫世爵有如齊崔氏者其後卒以弑君故尹卒以氏書崔杼出奔以氏書葉夢得傳隱三年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也書齊崔氏出奔衞此崔杼弑其君之始也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王應麟困學紀聞

大夫世祿不世爵成王戒畢公猶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以商庶士席寵怙勢故也而况世爵者乎武王數紂之罪謂官人以世自商以來病之矣季友殺叔牙僖之四年公孫茲已見帥師侵陳則牙之子也是甫終喪而茲已世其爵矣慶父出奔而死

於外宜不得傳其後也而僖之十五年公孫敖已見帥師救徐則慶父之子也是世其爵者亦已久矣季友身見兄弟之禍幾亡其國雖使世祿且猶不可而乃仍其爵而與之乎魯之爲魯皆三桓之子孫而季氏特其甚焉則季友立茲與敖之罪也○公子牙以莊三十二年卒其子公孫茲以僖四年見公子慶父以閔二年卒其子公孫敖以僖十五年見其世祿猶在數年之後至襄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冬其子季孫宿如晉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明年正月其子仲孫速會莒人于向二十三年八月仲孫速卒明年春其子仲孫羯帥師侵齊皆未畢喪而父死子代 葉夢得春秋攷

三代既以世次而有天下共其相與纂造人紀而維持其國家者亦欲其代修祖父之業而君臣相保與國無窮也惟其子孫族屬舉不足以當賢者之選而後廣求天下之賢聖春秋譏世卿甚譏其不擇世

臣之賢者而用之甚者遂使世其官故惓惓於一世之賢者悉使之附見於冊書如蔡季紀季楚屈完齊高子魯季友叔肸宋子哀之徒往往非公族則其世家之舊也使皆得若人而用之則何厭於世臣而欲求天下特起之賢於不可知之際哉故孟子以為故國必有世臣至於不得已而後使卑踰尊疏踰戚陳亮龍川集

古者置卿惟賢德是選有世祿而無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挾皆書其名不氏其後大夫無不賜之族如晉三桓鄭七穆以字族也宋臧氏衛齊氏以諡族也晉士氏中行氏以官族也韓氏魏氏以邑族也子孫相繼世其官而不改而先王之禮亡矣故其弊至於三家專魯華向亂宋六卿分晉諸侯失國而出奔者相繼惟不遵先王世祿不世官之禮是以至此極也日講解義隱八年

三代之宗法原於封建先王建樹屏藩其嫡長嗣世為君支庶則推

得列爲大夫掌國事食采邑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世世不絕若異姓積功勞用爲卿世掌國政各以官邑爲氏然此非先王令典也孟子曰立賢無方又曰士無世官故春秋譏世卿世卿之禍小者淫侈越法隕世喪宗或族大寵多權逼主上甚者厚施竊國如陳氏篡齊三家分晉禍與封建等顧棟高卿大夫世系表敘

王制鄉舉里選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春秋譏之三桓鄭之七穆齊之國高宋之桓戴非世卿不爲政故公羊貶之張尚瑗公羊折諸

春秋之時皆世卿故以庶姓起者甚少管子之後不見於齊孫叔僅得寢邱之封孔子則不終於位蓋世卿之勢重也兵柄皆在世卿故高子之鼓國子之鼓與君分將而管仲不得豫也陽處父爲太傅其力足以易置中軍而賈季殺之甚易亦以無兵也孔子墮郈亦終是三家主兵則世卿之勢自難動然而世卿終是有益於國故卒不能

癈要之果有賢主則世卿自無從竊柄而庶姓亦無難於參用茍無
賢主則皆不足恃特以其極言之晉亡於三家齊亡於田氏而魯衍
之任用宗室不過爲其所專擅未聞有他則世卿差勝矣全祖望經史問答

愚按毛西河據尚書世選爾勞孟子所謂故國有世臣謂周制立宗尊尚氏族一曰行封建一曰不絕世卿駁公羊譏世卿之非抑思周雖重宗法何嘗不曰任官惟賢位事惟能書云選爾勞者卽大夫不世爵之義也孟子又曰仕者世祿士無世官與世臣之語不悖也

程氏本義說見內大夫卒總論

隱三年夏尹氏卒

公羊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尹氏世執朝權爲周階亂因其告喪以氏書著志世卿非禮爲後鑒也胡傳○尹氏世爲王官於其卒書曰尹氏

見其世繼也程子經說○詩節南山朱子傳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以爲譏世卿者即此也今案詩常武王謂尹氏指吉甫也家父云尹氏大師又云赫赫師尹則尹氏當幽王時爲三公矣此書尹氏卒則來訃於魯也五年傳稱王使尹氏助曲沃伐晉僖二十八年王命尹氏策命晉侯爲晉伯文十四年王使尹氏訟周公於晉成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伐鄭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以子朝奔楚則尹氏始終秉權又攷宣王時吉甫已稱氏春秋惟尹武公兩伐鄭書子其餘經傳所紀悉曰尹氏汪克寬纂疏○尹氏不卒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即春秋所譏王應麟困學紀聞

○節南山詩家父刺尹氏而春秋隱三年書平王崩是年即書

尹氏卒則春秋之尹氏卽詩所云尹氏公羊於尹氏卒爲譏世卿其說與家父之詩合驪山之禍作詩示誠故曰旣斬曰滅之其爲平王時詩無疑劉公瑾謂節南山正月雨無正皆東周之變雅是也（惠周惕詩說）○赫赫師尹師尹太師尹氏也吉甫之族宣王初年尹吉甫爲元老故六月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幽王時用尹氏爲太師卿士故詩人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阮元揅經室集）○左作君氏先儒多非之案劉向封事云尹氏世卿而專恣與公羊同且王子虎劉卷皆以周卿書卒於魯史則公羊信矣（牛運震傳）

又

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程子經說）○稱氏義與尹氏同（吳澂纂言）○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伐晉則武氏之子亦命爲卿而尹氏皆爲世卿可見

汪克寬纂疏○其曰子蓋未命者未命而且出使則世可知崔子方經解

經桓五年夏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穀梁作任

左仍叔之子弱也杜注仍叔天子之大夫稱仍叔之子本於父幼弱之辭也○公羊仍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何譏爾譏父老子代從政也○穀梁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范注錄父使子者謂不氏名其人稱父以言子也蓋參譏之○仍叔之子云者譏世官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選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春秋書武氏子仍叔之子者戒後世人主狗大臣私意而用其子弟之弱者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也胡傳○詩雲漢序云仍叔美宣王則仍叔世大夫可知汪克寬纂疏○左氏以爲弱公穀以爲父老子代從政胡傳以爲譏

世官其義蓋相因也程子謂仍叔承命而使子代行則是仍叔自使其子何以稱天王使邪汪氏克寬駁之是矣彙纂案○古者官有世祿但使之食租衣稅而不畀以政事先王所以優恤功臣而防其㣲者至矣周衰官人以世而大臣固位賴寵惟恐失之欲及其尚存而見子孫之進用故未有職司者或承王命有事於諸侯春秋書武氏子仍叔之子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而任之不以其賢使之不以其能也日講解義○晉欒書專政而其子黶亦以名通是黶與父書並列於卿也成十六年書欒黶來乞師益知武氏子仍叔之子均無列於朝矣高澍然釋經成十六年）穀梁作任叔古仍任通用趙坦異文箋○餘見前王臣書某氏子門

桓八年春天王使家父來聘

陳氏汪氏說見王臣門

桓十五年春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莊元年冬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宣十年夏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彊於齊故勢足以偪高國今日雖逐之而尚能復歸於齊如崔成之徒後日卒自遺滅宗之禍豈非族大勢張卒至凶於家禍於國也歟張洽集注○世而賢是世濟其美也世而專是世濟其惡也春秋之書崔氏尹氏武氏固非所謂賢也皆專也趙鵬飛經筌○崔氏出奔左氏以爲高國畏其偪公羊以爲譏世卿穀梁以爲舉族而出之胡氏安國以爲其宗彊其實皆可通也惟世卿故其族彊惟族彊故高國畏其偪惟畏其偪故舉族而出之無異義也

彙纂○氏恐是譌字明豐氏謂僖二十八年左傳有崔夭氏夭篆文相近蓋字譌耳按萬氏充宗陳氏壽祺均主此說可以備考穀梁謂舉族以行則春秋書尹氏凡再見皆指一人言而奔例有稱暨稱及者即義繫於族似亦當從稱及例也高氏澍然釋經○愚按書崔氏則見其為世卿不貶而自著非特貶書氏也公羊及范甯俱未是高氏以崔氏非辭疑為譌字亦適附存之

昭二十三年秋尹氏立王子朝

孔疏見地名門周尹邑○大夫稱氏者皆譏世卿也時世卿既多不可勝譏因尹氏私赴不以名武氏以子代父尹氏立王子朝奔楚皆以世卿亂王室故從而書之陸淳纂例○節南山之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氐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世權之盛民怨之切已見於幽王時至春秋初年尹氏卒又著世卿之譏越二百

年其官猶世根據深而氣燄盛威約素而厥指行軋嫡扶庶胎禍起爭皆世執國柄之爲也故以氏書夫以子朝之立問於介衆而民不與用寶于河而神不受特尹氏一族君之耳故書立惟尹氏（洪谷夔春秋說）○稱尹氏書史之文也世執周政周人稱爲尹氏列國之史亦因之（方苞直解）

昭二十六年冬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尹氏獨欲立子朝耳兼言召伯毛伯者敬王在外四年而後入則二子爲之也然則曷爲不以二子首惡有奉子朝者矣以二卿序尹氏之下則從之者而巳（陳傅良後傳）○立朝獨書尹氏奔楚并舉毛召者明罪本在尹氏先誅逆首後治其徒也（孫復尊王發微）

附　經書魯世卿之始

隱元年公子益師卒

大夫書卒者世卿也益師何以卒眾仲之先也無駭何以卒展氏之先也程端學本義

隱五年公子彄卒

此記臧氏之始彄之後臧孫達臧孫辰臧孫許臧孫紇魯史記其卒聖人因錄之以見世卿之始也程端學本義〇又見內大夫卒總論

隱八年無駭卒

程氏說見上益師卒

莊三十二年公子牙卒

高氏曰牙卒其子乃公孫玆玆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志其卒愚謂此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義皆譏世卿也程端學本義〇程氏說又見內大夫卒總論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　文八年公孫敖奔莒　十四年公孫敖卒于齊　襄十九年仲孫蔑卒

程氏說見內大夫卒

僖十六年春公孫季友卒

此記三桓之始友之後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季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逐昭公是以謹志其始程端學本義○又見內大夫卒總論

宣八年夏仲遂卒于垂

劉氏曰譏世卿言自是世仲氏也愚謂春秋有大義兼小義者此章本爲猶繹書而因以見世卿之義而遂則東門氏之始也遂之後公孫歸父仲孫嬰齊亦執魯政故志之程端學本義

宣十七年冬公弟叔肸卒

稱弟未爲大夫而用事者也此記叔氏之始也肸文公子惠伯

也肸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皆世卿此亦譏世卿而肸其始也亦書公子牙公子季友卒之意也程端學本義

○諸侯國卿僭制論

王制天子六卿諸侯之國半之大國則皆命于天子次國則命其二小國則命其一餘悉命於其君魯於周次國也當有二命卿而戰鞌四卿並見何也春秋之世諸侯放恣無復遵先王之法魯宋晉鄭皆置六卿魯文公時臧孫辰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並見宋復有二司寇二宰晉復有散位從卿者士穀趙穿郤缺初命之類後作六軍通舊將佐凡十二卿矣又有太師太傅亦爲孤卿如陽處父賈季之比不皆命於天子聖人因其實而志之所以誅其僭也張大亨通訓

周衰侯度不謹官制僭越諸侯擅其命不復請于天子卿職多其人

不復考于古制宋雖先代之後得自命官固異他國然安可復備天子之制乎太宰列于六卿之外正卿有右師左師之名較諸殷典亦復不合魯仲叔季三卿秉政而臧孫東門于叔三氏無非卿職齊立三宰見管子而司寇之置成十八傳踰常法豈周制哉晉並建二孤有太傅太師文六年傳以三軍將佐爲六卿及增爲五軍而卿之數十又益以新軍而卿之數十有二僭禮敗度尤不可訓陳卿有三鄭卿亦六效尤大國秦之不更庶長楚之令尹莫敖義莫得聞國異政家殊俗甚矣其衰也程公說分紀職官書序

先王之制天子六卿皆六命其大夫四命諸侯三卿公侯伯大國次國之卿皆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小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此周官典命之制也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二卿皆爲

三卿士脫一卿命于天子一句此禮王制之文也故有王命之卿有
君命之卿命卿或謂之亞卿或謂之少卿君命之卿雖出於其國然
王既許之則非其私也以傳攷之列國之臣未必皆命于王與其君
如禮所言其命焉者亦未必皆如古制但會而言公子慶父公子結
公子牙臧孫辰以四卿見莊公孫敖公子遂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
彭生以五卿見文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叔老叔弓仲孫速仲孫
羯仲孫何忌臧孫紇以九卿見襄叔弓叔孫婼仲孫貜季孫意如公
子慭叔輒叔詣仲孫何忌以八卿見昭雖其間不無死而代者然不
應如是之多也晉禦秦師趙盾荀林父郤缺臾駢欒盾胥甲皆在傳
謂六卿相見于諸侯則晉有六卿焉韓起聘鄭子齹子產子大叔子
游子旗于柳皆從傳謂六卿皆餞于郊則鄭有六卿焉非直六卿而
已郤至獻楚捷于周單子謂至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晉又有

八卿矣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等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鄭又有七卿矣由是言之諸侯之卿㮣無復先王舊制春秋書之不加貶而自見矣葉夢得攷卷四

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明大夫以下皆其君自命也僖十二年管仲辭饗禮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宣十六年晉侯請于王命士會爲太傅是卿命于天子之證也晉鞏朔以上軍大夫獻捷于周而王曰鞏伯未有職司于王室是大夫不命于天子之證也周制諸侯兼官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故左傳曰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而魯復有羽父爲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此出當時之僭非周制矣太宰之名陳宋吳楚俱有之陳宋爲三恪之後吳楚則僭王顧棟高列國官制表敘

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

於天子此劉原父說與葉石林同大國卿三命大國卿再命小國卿一命其於王朝皆士也韓宣子稱晉士起三命以名氏通再命名之一命略稱人春秋初周制猶存故魯鄭有未命之卿秦楚多稱人其後皆通名氏顧炎武日知錄

魯自成襄後司徒司馬司空常以三家居之戰鞌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行併同時見經之仲嬰齊仲孫蔑兩卿爲六卿惟臧孫許知是司寇餘二卿不可考耳秦蕙田五禮通考二百十六

檀弓王制疏引崔靈恩云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司徒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空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司馬下一人小司馬但春秋侯國多不遵三卿之制臧宣叔武仲皆以世卿爲司寇此豈猶是小司寇之職乎梁玉繩史記志疑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五終

卷二十五補

王臣總論

王臣私交諸侯用王師春秋謹書之記世道之變也鄭虢屑與士蔿置在王樊皮之叛旋就執焉未有如臣定簡靈以後爭訟繁興專殺相尋也周公天子之三公也召毛周室之世臣也自王孫蘇亂之二朝而尸二卿經曰王札子傳曰蘇實使之春秋著兩下相殺之文明乎殺二臣者在下不在上也嗣是以後單子甘鞏皆相繼弗獲考終矣大臣爭政惡偪不安其位怒而不反春秋書周公出奔嗣是以後王叔原伯皆相繼而越在侯國矣景王初立儋括為亂佞夫弗知王殺其弟甚矣暮年儲位不定致生子朝之亂汨見兄弟之戕害大臣之分爭終乎春秋亂靡有止尚可為哉周之衰不在諸侯之不睦而在大臣之不和不在大臣之不和而在骨肉之相殘也大臣之顯者

十餘族奔亡者九自莊迄敬二百年王子之亂者六總由王室之無政也馬驌繹史

世卿總論

國家衰亂必先隕墜其世族大家八姓十族亡而晉室卑國高二惠弱而陳氏熾皆世族凋亡之故也孟子曰所謂故國者有世臣之謂是故觀世臣之興衰可以決國家之隆替賀仲軾歸義著二十一年

世臣之禍至春秋末幾遍天下此勢之極也勢之極者其事必變故春秋以後凡世家之强者不能安於爲臣率取而自有之其稍弱者雖能廢置出納其君然日見侵削迄於君臣皆爲人役也齊與三家强而自取者也魯衛宋鄭弱而自斃者也强者旣自取必痛懲[illegible]下不能復置世族弱者勢旣不振旦夕救死亡臣虜不暇焉取無[illegible]其亡乎故世族之害訖於春秋後此雖襲之不能也胡承諾繹志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目錄

討世子母弟稱君　稱君甚之辨

殺兄弟世子不稱君　陳傅良趙氏說辨

書盜殺者不名辨　昭二十年左氏說辨胡傳說辨　哀四年

書盜三傳胡氏說辨

書閽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

錢唐張應昌學

○書王子 王子虎非叔服辨不書爵辨王季子穀梁說辨王 札子胡傳說辨王猛公羊說辨王子朝穀梁說辨

凡王世子不名 首止會惠王太子鄭 王子亦不名 王季子來聘頃王子 必見殺若相殺而後稱名 弟佞夫王札子 爭立則名 王子朝 ○趙汸屬辭參

文三年夏王子虎卒

周王以同盟之例赴也 杜注 ○王子虎者公穀以為卽叔服然左氏於叔服稱內史於子虎稱王叔文公而後此星孛入斗之時叔服復見於傳則非王子虎明矣 日講解義 ○王子若是叔服則元年來會葬何不書王子乎 陸淳辨疑引啖助 ○如是叔服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引叔服之言何也 朱睦㮮辨疑 ○莊王之子僖王之弟虎之後別為王叔氏 程公說分記 ○不爵本無爵也蓋虎未建國不得有爵 高閌釋經 然 ○觀王子虎劉卷卒不書爵則王臣無五等之

爵明矣經於劉卷之葬稱文公傳於虎稱王叔文公蓋卒加之謚而後稱公與外諸侯卒稱公同耳（方苞直解）○愚按孔疏云赴以王子爲親故不言其爵臆說也

宣十年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左劉康公來報聘（杜注即王季子其後食采於劉）○公羊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其曰王季王子也其曰子尊之也非也若不尊之但云王季乎季者少也猶言王少子耳（劉敞權衡葉夢得穀梁傳讞參）○晉頃王而下王室無聘魯者於是再聘而王季子實來則已尊矣（陳傅良後傳）○不可言天王使其弟來聘嫌斥尊也稱王季子則王弟可知（趙汸屬辭）○王室卿大夫來聘則或爵之或名之母弟則名之不可也爵之何以別於卿大夫故不名不爵是貴王母弟之義也（汉集傳引陳岳）○頃王之

子匡王之弟也先君之母弟稱叔季加子者王之貴屬殊於蔡叔紀季也稱王使而君前不名者從內録尊敬辭孔廣森公羊通義○王季子時王之弟而爲卿者蓋王卿例不名不得稱王子某而王子王孫例無氏又不得繫氏故變文曰王季子稱季不氏知爲弟稱王子不名知爲卿也使弟而未命宜從齊年鄭語例書其弟某使命而非卿宜從公子友莊公子遂僖例書王子某故知時王弟爲卿者當如是書高閌然釋經○案經下解云王季子者公羊以爲天王之母弟則是定王之少弟匡王之季子而通志氏族畧三以爲成王封王季之子於劉邑以邑爲氏世爲周卿士愚謂劉康公若是王季之後春秋不當稱王季子此王季子者亦如王叔文公之類通志以經書王季子遂謂是王季之後謬已梁履繩補釋○程氏說見下

宣十五年夏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公羊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何休注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不稱伯仲者辟同母兄弟也据宣十年王季子爲王母弟○穀梁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卽王子捷也杜注○傳作王子捷捷札聲近當爲王子札傳訛爲捷經倒其文皆傳寫之誤也高澍然釋經○頃王四子曰匡王曰定王曰札子曰季子季子之後別爲劉氏程公說分記○愚按胡文定高氏閌本穀梁說謂矯王命以殺大臣宜名之以著其罪然書札而不書王子則與內臣柔溺之類無異書王子札則與王子虎無異故變文以別之立義迂曲不如高氏澍然從杜注之直捷趙木訥以札子爲字亦未必然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左尹言多劉穀單蔑甘過鞏成殺佞夫括瑕廖奔晉杜注括瑕廖不書賤也○佞夫靈王子景王弟 程公說分記

昭二十二年夏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公羊云其稱王猛何當國也非也王猛乃王矣未逾年不可稱天王而又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何則獨言子則似魯之子冠王於子則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明是乃王者在喪之常稱也穀梁云王猛嫌也非也若王猛嫌豈得云居乎 劉敞權衡

○猛未踰年何以稱王示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尊得正又以別乎諸王子也 胡傳

○傳注皆不明言王猛爲太子壽之母弟然春秋於猛直稱王而不書立於朝則書立而稱王子於匄則直稱天王則猛匄與朝嫡庶之分

明矣太子子猛敬王皆后所生子猛適子之長子朝庶子之長猛當立而朝不當立也汪克寬纂疏○書王成猛之為王也且以別乎子朝也家鉉翁詳說○正其尊稱而繫以在喪之名以別於羣王子之爭立者所以決嫌疑趙汸集傳○天子諸侯嗣子未葬稱名稱子則居皇入王城王下皆當稱子以所稱與羣王子無別特去其子字景王穆后太子壽早卒猛其母弟也王寵庶長子朝欲立之單劉欲立猛會王崩子朝作亂魯史書曰王室亂而已諸侯未知孰為正也二十四年晉使士景伯涖問周故乃辭子朝不納其使則前乎此晉人猶觀望未能辨其曲直也子朝在王城時謂之西王敬王居狄泉時謂之東王則雖周人亦未知適從也春秋以王猛實宜立者而其在喪之稱與後書王子朝無異故於二簡特去子而稱王則猛當為王而朝實為逆不待加

一辭矣趙汸屬辭特筆以正名篇○在喪未稱王也其遂稱王何成猛之爲王也單劉奉猛尹召奉朝未知其誰宜立也成猛之爲王則猛宜立者也陳傅良後傳○景王四子曰王子壽曰王子猛曰敬王曰子朝程公說分記○太子立未踰年不宜稱王書王猛者爲王子朝而變文耳故於其居王城也書王而於其卒也仍書王子從其本稱顧棟高異同篇○猛名而劉單不名何也猛名在喪也劉單不名卿也易之則事不實辭不順若劉單名而猛不名且將疑劉單非卿而猛未踰年卽位矣故一仍舊史之文而不革而君前臣名之說不可施於此焉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參○書名復繫王著其一正也猶鄭忽曹羈之繫國高澍然釋經

又

冬王子猛卒

未成爲君繫父言之故稱子猶魯之子般子野也孔疏○不言崩

而繫之子未成君之通例葉夢得春秋攷○生則書王明實爲嗣死乃稱子正未踰年汪克寬纂疏引胡援○言王所以明當嗣之人也言子所以見未踰年之君也言猛所以別羣王子也孫復尊王發微○成之爲君則稱王猛於其卒也從其恒稱爲王子猛不沒其實而已陳傅良後傳○居皇人王城稱王明其當立也卒從恒稱不沒其實也陳氏之說最合使一槩稱王子則無別於子朝之不當立使卒不稱王子則無別於敬王之既成爲君義自了然張自超宗朱辨義○生稱王正大號且對劉單言也卒稱子從本稱專據猛言也使第書子猛與子般子野混第書王子不知爲猛即如前書王猛而不繫子又與喪卒義不合於是知前之稱王從劉單爲君臣辭此之稱王子因喪卒爲父子辭唯變所適焉其異於朝稱王子者彼前後槪稱則王子猶侯國之公子庶孽同之此稱於喪

卒則王子猶在喪之未子嗣位者專之高澍然釋經○公穀以猛爲篡非也猛稱王朝稱王子嫡孽可知郝懿行說畧○顧氏說見上

昭二十三年秋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

穀梁曰別嫌乎尹氏之朝也范注若但言尹氏立朝則嫌朝是尹氏之子故言王子以別之非也春秋豈嫌乎尹氏之朝哉衞晉不曰公子君位定矣朝已僭位號猶稱王子言莫之君也劉敞權衡○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謂之東王子朝在王城謂之西王書曰天王居于狄泉黜子朝也陳傅良後傳○衞晉不稱公子承國辭也朝稱王子爭立辭也高澍然釋經○猛稱王句稱天王而朝稱王子則立之爲尹氏之私明矣方苞直解

昭二十六年冬天王入于成周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義見上

○書王世子

僖五年夏公及齊侯等會王世子于首止

公羊世子猶世世子也○穀梁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諸說見殊會門尊王世子不同盟門

○書諸侯世子 誓于天子稱世子辨　楚商臣蔡有公羊說辨 衞蒯聵稱世子著其無罪辨又公羊說辨

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 白虎通

書世子著其正也鄭忽蔡友衞蒯聵皆失位者也得罪者也春秋不以其失位而奪其號不以其得罪而削其名 劉敞傳說例

鄭忽疑於失國蔡友疑於不立衞蒯聵疑於出奔春秋正父子之親臣之禮貶姦逆退不義謂三人當世其國也 劉敞意林

忽蔡有衞蒯聵曰世子明當立也陳留楚比曰公子明不當立也

讀大子通訓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突雖君世子固忽也納衛世子蒯聵于戚輒雖君世子固蒯聵也我謂啟王湖哀二年

世子猶太子也後儒以誓于天子爲世子則楚商臣書世子矣未聞楚人而誓于天子也姜炳璋讀左補義

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左傳杜注穀梁傳楊疏見諸侯來朝門○諸經稱世子及衛世叔申經作世字傳皆爲太世與太字義通詳下○十年正月曹伯終生卒然則九年冬曹伯固已有疾而使世子來朝是危道也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病而世子出豈不危哉使世子來朝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以來世子之非也交譏之李明復集義引程子雜說○君父在而世子行朝會之事是国

有二君也父使之非義也子行之非孝也黃仲炎通說

桓十五年夏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公羊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曰世子明世嫡當嗣也孫復尊王發微○忽雖失道固君之世子也若側庶得逐而奪之則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子之繼世蒯聵得罪乎母見逐乎父疑於不可繼世春秋予之蔡有父死國滅亦疑不得繼世春秋予之復歸者以其世也故可言復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劉敞意林○忽之復歸于鄭稱世子何也突雖君而忽世子之位終不絕也忽世子之位不絕則突之不當君明矣呂大圭或問○忽未踰年而失國不成爲君故其歸復曰鄭世子且見忽之當立故也崔子方經解○有世子而無突有天王而無朝名正於此義黜於彼邵寶簡端錄

嗣世而未即位不得稱爵既除喪不得稱子若仍前無稱而名

之又無以見其當立故雖先君既卒而葬不得復稱世子而亦不得不仍其世子之稱以示忽之宜有鄭盍使出奔而稱世子則疑於無先君之命而求嗣世復歸不稱世子則疑於羣公子爭立矣張自超宗朱辨義 ○忽稱世子舊史據告辭也突君鄭數年矣忽之歸稱爵以告稱子以告終無以別於羣公子之先立者必稱世子而後可以正突之篡也何以知非孔子特筆也舊史不承告而書世子孔子無從得之也方苞直解 ○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曷爲不稱鄭伯而稱世子忽突爭國兩稱鄭伯則無以辨其孰爲適孰爲篡也故特正之以世子之名惠士奇春秋說 ○杜氏解云逆以太子之禮非也忽未踰年而出奔奔四年而復國未卽位不得成之爲君曰世子者當立之辭也顧炎武杜解補正 ○奔不稱子失位也歸稱世子正名也郝懿行說畧 ○忽於奔繫國

以君道正突之簒也於歸繫世子以嫡道正突之簒也歸則成君而猶以世子繫之者當喪而奔未即位書之爲忽正始也高閌然釋經○突已書鄭伯則忽嫌于不正故變其文曰鄭世子忽戴溪啟五測

僖七年秋盟甯毋　陳世子款鄭世子華

彙纂案見齊楚爭盟門

僖八年春盟于洮　陳世子款

宣十八年春晉侯衞世子臧伐齊

成十五年春同盟于戚　宋世子成

襄三年夏同盟雞澤　五年秋會戚冬會救陳　九年冬會伐鄭同盟于戲　十年春會于柤秋會伐鄭　十一年夏會伐鄭盟亳北秋伐鄭會蕭魚　齊世子光

襄五年夏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棄王爵而屬魯魯無王命私請於晉晉遂許之皆罪也世子不宜後於大夫次內臣之下不書及自比魯臣非禮矣 御纂直解

昭四年夏會于申　宋世子佐

以上俱見世子朝會與兵門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見討世子書君不書君門殺世子門

文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不日其父曰其君者君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言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並責臣子也 何休注 ○按何

氏曰楚無大夫言世子者惡弑父也非也楚後書大夫多矣豈無大夫乎故從刪

襄三十年夏蔡世子般弑其君固

昭十九年夏許世子止弑其君買

俱見書弑門

昭十一年冬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公羊云其稱世子何不君靈公不成其子也夫不成其子而稱世子義與文反矣劉敞權衡○以爲不君靈公故不成其子非也楚虔殺蔡般棄疾圍其國凡八月而見滅世子在窮迫危懼之中固未暇立乎其位安得以爲未踰年之君而稱子也世子繼世有國之稱與民守國效死不降至於力屈就擒虐用其身而不顧則有之爲世子之道得矣胡傳○父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圍未暇以禮卽位故國以世子告胡傳○不稱蔡子而稱

蔡世子何也蔡侯死於楚不獲歸于蔡不斂不葬其子雖立不成君也是以稱世子而已君沒既葬稱子未葬稱子某喪未至而稱世子固其宜也 蘇轍集解 ○般死於四月則有宜稱子而君喪未歸猝被楚師未獲成喪故猶稱世子紀實也 高閌釋經

定十四年秋衞世子蒯聵出奔宋

經書世子有二就君父起義以明國本晉申生宋痤是也就臣子起義以正大逆蔡般許止是也若書奔非大逆比也以繼體而獲罪至無所容子固不子然有子而不能明至撥國本父亦不父其書世子蓋兩罪之辭逆靈卒而輒立趙鞅納聵猶書世子直與鄭忽歸鄭同文矣世有欲殺母而可始終稱世子者乎卽云奔失子道然不去而見殺更陷父於大惡其奔固未可深罪也 直解 御纂 ○文定以爲特書世子著其父子之罪非也不書

世子則不知蒯聵為何人蓋從其實而書世子則世子之不安於國與致世子之不安於國是非之義可考而知矣張自超宗朱辨義○世子為嫡嗣本稱不以有罪無罪論觀晉申生之共楚商臣之逆並稱世子則知非筆削所存也使以名繫國如鄭忽曹羈乃君已卒之稱以名繫公子如陳公子留公子御寇乃庶孽之稱於蒯聵均不合是舍世子無以屬辭也左傳欲殺母之說固不實而諸儒以稱世子證其誣則非定論也高岢然釋經○或曰稱世子明位未絕非也蒯聵罪狀未明而奔靈公又未有命復之而卒假使位猶未絕其不可立亦明矣死父之謂何而背之也豈有無父之國哉蒯聵雖無父輒不可以不子生父之謂何而兵之也豈有無父之君哉為輒者效死不立可也傳曰輒不以父命辭王父命非也輒不有父安有王父郝懿行說略○二劉張氏

辨蒯聵無弑母之事其說固善然皆泥於經文書世子之義因疑左氏之說夫經之書世子特從其本稱而不絕其屬爾非喪之也南子本非蒯聵之母而蒯聵上忘其父下奪其子則其耻南子之行而欲殺之固有是事左傳所載未可盡廢也牛運震傳

哀二年夏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其言于戚者為輒所拒不得入於衛也靈公既卒輒已立猶稱曩日之世子者蒯聵嘗嗣惡輒貪國叛父也孫復尊王發微○蒯聵必無殺母之事二劉氏辨之是也見世子出奔門定十四年觀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為無罪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張洽集注○蒯聵稱世子明正也左氏載殺南子之事妄也公羊不知其事而妄意之乃以輒為受命於靈公而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之說夫靈公卒南子欲立公子郢為太子以為君命郢辭曰亡人之子

輒在靈公未嘗立輒也安得爲受命於王父乎葉夢得傳○書世子三突雖立而忽之位終未絕也楚雖滅蔡而有之位終未絕也輒雖立而蒯聵之位終未絕也觀所書之旨則蒯聵之名不可掩矣呂大圭或問○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聵爭入晏姑圍戚至此人倫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問而啓之然此言也雖專爲衛輒而發攷春秋所書衛事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故然後知夫子之所言包者廣非止於一人一事而已也齊履謙統紀○蒯聵之出與納春秋再以世子書則知蒯聵爲無辜而被此名以出故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之繼世者也書納于戚見爲輒所拒而不得入於衛也程子謂縱令蒯聵得罪於父不得復立輒亦不得背

父而不與其國爲輒計者委於所可立使不失君之社稷而身從父則義矣穀梁尊王父之說非也日講解義○書世子者見靈公未嘗廢蒯聵而別立世子也于戚病晉不能聲輒之罪而使蒯聵不得入也葉酉究遺○齊書世子爲恒辭納書世子爲特義蓋靈公未卒舍世子無以屬辭靈公既卒正則從齊小白例繫國不正則從納糾納捷菑例不繫均可不稱世子而此與鄭世子忽同文一以正突之奪嫡一以正輒之禰祖也但春秋書爭立竝以繫國不繫國爲斷而忽與蒯聵獨稱世子者以突齊書鄭伯非一出一入之常輒爲衛嫡孫非一嫡一庶之別使僅繫國而沒世子其實不著故特文見義而左氏之誣亦不待辨而明矣蓋蒯聵果有殺母之事當削世子示絕何反以承國辭與之商臣等之弒以稱世子爲紀實此爭國以稱世子爲承國辭事

異則義異不得以彼駁此高澍然釋經　○胡氏方氏說見書納門

○內書世子生三傳義說辨　不書不稱世子辨

桓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

左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以德命爲義以類命爲象取於物爲假取於父爲類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君嫡子生以太子生之禮接之則史書之陸淳纂例引啖助　○春秋生子禮惟此一書者以十二公皆非夫人所出獨文公哀姜以夫人生惡而是時未得行接子之禮卽不書故此傳云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因名同杜預所謂以其備用太子之禮故史書於策是也毛奇齡屬辭比事記　○初生時

有接子之禮內則所謂國君世子接以太牢者行此禮即書不行此禮即不書而杜氏謂十二公惟子同是適夫人長子故書於策則文公子惡亦適夫人哀姜所出亦是長子不止子同也然而不書生何邪（毛奇齡傳）○啖叔佐云君嫡子生以太子之禮接之則史書其不書者或非嫡子或生於未即位之時也或曰文公子惡出姜所出何以不書蓋文公頗惰婦至不告於廟子惡之生不以太子之禮舉之故惡弒而國為嬖孽所奪（姜炳璋讀左補義）

公羊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歟何休注所以書莊公生者感隱桓之禍生於無正故喜之○冢嫡之生國之大事故書（程子經說）○世子國之大本也古者世子始生接以太牢負以士見之名之其禮皆與衆子不同所以尊之也嫡子始生書之

而世子之位定矣春秋之亂嫡長之分不明東宮之位不正或寵庶以陵嫡或私幼以先長是以魯有公子慶父之亂宋有公子馮之亂衞有公子州吁之亂周有王子朝之亂方是時嫡長子生而知以世子生之禮尊之者子同一人而已故謹書其生所以塞亂源而固國本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王者之法立子以嫡所以杜爭奪之患而正嫡庶之分也嫡長之生一著於史則少不得陵長庶不得加嫡爭奪之患消而愛憎之心息矣春秋十二公子同之生特書之所以明史書之常法也餘公之生或非嫡或舉不備禮或舊史不書春秋載一可以見二著是可以明非者此之謂也孫覺經解○書世子生以明正始私愛之所不能行贅孽之所不能干所以定國本息亂源也張洽集註○世子生必書所以尊宗廟重正統蓋國史遺制春秋因之以存策書之大體也

自世子而下爲適子爲庶子爲衆子其禮每降不得與世子同書于策名分一定則自始生至受誓爲世子其物采等衰固殊絶矣匹適奪正之事無所從起此策書言外之旨也趙汸屬辭○庶出之子不書生故子同生特書庶出之女不書致不書媵故伯姬歸于宋特書顧炎武日知錄

穀梁疑故志之范注文姜淫於齊襄疑非桓子○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矣朱子語錄○同有威儀伎藝而不能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故正其辭焉張大亨通訓○先儒皆謂嫡長始生卽書於策此舊史之法非春秋書子同生之義也文公成公皆嫡嗣何以莊之生獨書文姜爲亂行故書之以正周公之後決後世之疑而朱子按經以核其事迹謂桓三年姜氏至自齊

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姜氏同如齊則莊公誠非齊侯之子以正二傳之妄也日講解義○書子同生乃爲先君表其疑非疑先君爲齊侯之子也觀夫人之至自齊及與夫人如齊併子生皆詳書年月聖人未必不有意朱子之言亦自於穀梁有取倘若不書後世不成疑案乎又按趙氏鵬曰生子不書此何以書蓋是時皆以同爲齊侯之子故聖人因其生正其名而書之高氏閌曰齊襄文姜之淫蓋在同生之後此時未嘗亂也使不書其生則事不別白程氏端學或問曰先儒皆謂嫡冢始生卽書於策春秋明與子之法在於正始所以正國本息亂源而余獨取穀梁之說者蓋冢嫡生而書於策國史之常也春秋則以爲常事不書莊文成襄四君及文之子惡襄之子野六人皆嫡子而莊獨書於春秋者假此以明非齊侯之子也郝氏敬曰

當時疑莊公非桓公子故特書所生年月以折羣議數家並從穀梁之說則趙氏劉氏駁之非也顧棟高大事表三傳異同篇○按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始與齊侯亂中間文姜未有如齊之事六年書子同生明同爲桓子此聖人微意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禚齊有猗嗟之詩爲莊公狩而作其詩曰展我甥兮亦嫌文姜之亂而證其爲齊甥夫子刪詩存之正與書子同生一例洪亮吉春秋左傳詁○適子生舊史必備書於策而獨子同見經何也穀梁之說是也自桓以及齊魯之人皆曰同爲齊侯之子故獨存而不削以正其爲周公之裔也方苞直解

○按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年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天下後世不疑莊公爲齊侯之子者賴有春秋也史例世子生必書于策孔子修春秋皆削去此獨存而不削者必

非無意也穀梁曰疑故志之殆有得於聖人之旨公羊以爲喜
有正喙助以爲舉接子之禮則書者皆非也牛運震傳○愚按詳繹
顧氏所引各說蓋穀梁子傳意謂春秋志之以釋時人之疑耳
是聖人辨疑非聖人志疑也范注楊疏誤解傳文趙氏劉氏應
駁范甯誤駁穀梁耳○又按齊侯之子一語見公羊莊元年夫
人孫于齊傳夫人譖公於齊侯曰同非吾子齊侯之子也

愚按三傳義各不同從左氏者啖氏以下諸儒也從公羊者程
子胡氏以下諸儒也程積齋牛空山諸家駁之而從朱子獨主
穀梁顧復初引諸說尤詳於誤解誤駁穀梁者辨正明晰　日
講解義亦本朱子以正一傳經旨於是大明蓋左公之義魯史
常法也穀梁之義聖經特筆也史法其義之正大經旨見義之
精微並存兼備至高氏澍然駁穀梁謂文姜歸於三年至是生

子本無疑威姜之惡十八年始著預於子生之日辨其誣非春秋旨也其於生獨書同者畢其禮則書其餘不書者未行是禮也所駁似誤蓋記禮而書曾史本有是文因舊史而不削聖筆第存其舊而自別具妙義以本有之史文而修史時存之非預爲辨其誣而讀其文則但記禮之文繹其義則非一端而已使其誣正有不辨自明者此正所謂微而顯也

其不稱世子者魯史凡適子與支庶而爲儲子者皆祇稱子此與後子卒子般卒子野卒稱例並同毛奇齡傳　○曷爲不稱世子而稱子孔疏以爲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初生之時未得卽稱世子豈其然乎春秋書子同生者謹其始書子般卒者愼其終一始一終皆稱子繫諸君父也推而上之雖王世子生及卒亦稱子書顧命曰乙丑王崩逆子釗於南門之外明王崩世子稱子天

子然諸侯亦然書稱子劉春秋亦當書子猛而變其文爲王子猛者以猛非適子云爾惠士奇春秋說○愚按劉氏葉氏謂不曰世子未誓於天子也其說未是春秋諸侯無王其子豈必稟命經凡書世子豈皆已誓耶毛說得之

○書諸侯弟兄母弟母兄辨　弟兄不得以屬通辨　貴之賢之辨　齊年衛黑背胡傳辨　譏寵愛義薄恩辨

公弟左氏說辨　陳黃穀梁程氏說辨　衛鱄杜胡說辨

秦鍼左穀諸說辨　衛縶穀梁說辨　宋辰穀梁劉胡說辨

先儒母弟之說左氏宣十七年傳　公羊隱七年傳蓋緣禮文有立嫡子同母弟之說其曰同母弟蓋謂嫡爾非以同母爲加親也程子辨說　隱七年公羊左氏同母之說程子力辨之陸氏亦曰聖人之教雖及兄弟之子猶引而進之妄有異母卽見疎外乎李廉會通同上凡書弟者諸侯之弟不爲大夫者也不爲大夫故不曰公子曰賢曰貴曰母弟皆非也俞皐釋義　宣十七年

書兄弟之例有二書盟書帥師稱兄弟者有以見其厚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稱兄弟者有以見其薄友愛之義[illegible]來聘鄭語來盟黑背帥師之類皆私也盜殺衛縶秦鍼宋辰出奔皆薄也仁人之於兄弟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矣呂大圭或問隱七年

左氏公羊之例以為母弟稱弟庶弟不得稱弟謬矣又莊二十五年

春秋書弟有二義皆責在兄也弟而賢乃至於不相容兄之過也是弟友也弟而不賢乃至於不能制亦兄之過也是失教也惟鄭之段則兄之過為輕而逆在段故不書弟如陳侯之弟黃出奔楚是不相容者也若宋公之弟辰入於蕭以叛是不能制者也趙鵬飛經筌昭八年

春秋凡言弟言兄者皆以親貴稱之也國君雖母弟庶兄既列為卿在則稱公子而沒其兄弟之稱者全其君臣之道也將以君臣之義責之也其來聘來盟帥師稱弟者著其親貴而未涖政為臣也未涖

政爲臣而使之非正也鄰國交好帥師勤衆皆國之大事在擇賢能非任於親貴也殺世子以邑叛而稱弟者皆至親而爲國惡甚之也出奔而稱弟者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也盜殺衛侯之兄縶衛侯也或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人道莫重於親豈有同母則曰兄弟異母遂絶其兄弟之稱邪蕭楚辨疑

年語黑背以君弟而任國事不以其賢而以其親弟之寵也年生無知語爲子人氏黑背生剽無知實弒君子人實違君命剽實篡國陳侯之弟黃權偪其卿衛侯之弟鱄虔廢置之任天王之弟佞夫能使衆臣立已秦伯之弟鍼言如二君陳侯之弟招殺適立庶衛侯之兄縶能奪大臣官邑宋公之弟辰能挾大臣去君是皆寵以任之之過也張大亨通訓

公羊以稱弟兄爲母弟母兄何休云親厚當異於羣公子夫一父之

子而以同母不同母爲親疎此時人至陋之見以同母爲加親則知有母不知有父是禽獸也顧炎武日知錄

諸侯之兄弟見經者十傳曰母弟母兄也弃者譏其薄於恩也盟聘帥師譏其過於寵也夫經書兄弟未言其爲母兄母弟也豈弃異母之弟遂無害於恩乎若譏過寵則未見齊年衞黑背之以聘與帥師階亂也以無知與剽之逆而預議年與黑背之寵義不可通矣按左氏秦鍼懼選也衞縶弱足也公弟叔肸不義宣公而不仕也他如齊年鄭語衞黑背陳黃衞鱄宋辰無一有職司者而經凡書公子者多執政然則稱公子者大夫也稱兄弟者不任職也蓋公子之屬無職者其事不著於冊惟君之兄弟特書之至盟聘帥師則見其未有職司而任國之大政耳獨陳招前後稱公子而殺世子稱弟則著其以親屬忍爲大惡也使非殺偃師則竟不以弟見矣是弟而爲大夫者

固稱公子不稱弟也以是知稱弟不稱公子者爲無職也會與盟聘帥師等也會虢招稱公子則年語累背聘盟帥師獨不可稱公子乎然則弟爲無職之稱審矣經書兄弟十而傳獨於陳招稱司徒則公子爲大夫之稱審矣不爲大夫則以其屬稱王季子亦其類也 方苞通論

傳云母弟稱弟母兄稱兄非也兄弟者以屬稱耳未見爲母弟母兄也且薄於恩者豈以異母貸其罪厚於寵者豈以同母倍其責乎方氏苞曰書弟者公子而不爲大夫也是也 郝懿行說畧

謂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則公弟叔肸又何以云哉下不敢以屬通上則未嘗不以是親親也 何焯讀書記

杜氏謂爲兄而害弟者稱弟以彰兄罪然如陳招之稱弟豈亦爲兄之害弟邪而衞縶之弈亦非衞侯有害縶之意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昭元年

書弟書兄皆公子未命之稱也 高謝然釋經 昭二十年

說經者皆以爲稱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夫諸侯愛弟未見其可罪也不愛則以爲薄愛之則罪其私必如之何而後可以無譏也胡氏又以爲僖公私年遂成無知篡弑之禍故於來聘書弟以示貶夫以兄寵弟而貶其兄以予篡弑而貶其父春秋之法恐不如是牛運震傳

愚按書公子爲已命爲大夫之稱書弟兄爲未命爲大夫之稱俞氏臯方氏苞郝氏懿行之說確不可易可以斬盡葛藤母弟之說前賢屢辨矣伊川文定謂稱弟或罪其私或責其薄諸儒多主之亦非也徇寵愛之私薄友恭之義因事自見不貶自明此義未嘗不著於春秋而豈特書弟兄以示貶哉故附采呂張趙蕭諸說而論正之

隱七年夏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僖公弟夷仲年也未命例書弟俞臯釋義○書弟未命辭也若已命宜從莊二十五年公子友如陳僖二十八年公子遂如齊例書

公子年以友爲莊弟遂爲僖弟可例也高澍然釋經○齊有大夫爲行人不遣大夫而遣弟私也知有恩不知有義也趙鵬飛經筌○聘大夫之事古者大夫五十而後爵異姓以名氏書同姓以公子書年不稱公子非大夫也而任大夫之事以齊侯爲愛其弟而非公天下之道也葉夢得傳○以年爲病齊僖以罪青爲病備定逆探於後追論於前于文太深于事無據羅喩義野編○齊不使大夫來而使弟來是齊侯之寵用其弟也卽無後日之事亦爲不得其道矣書弟是著其實非以不稱公子爲貶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其不稱公子史例如是而胡傳謂惡夷仲之子卽無知後成篡弑遂責僖公寵夷仲之故而削其氏號夫以兄寵弟而削弟氏子篡弑而削父氏連坐之法春秋無有況無知之弑在莊八年此時篡弑未形而豫戮其父於三十八年之前不已急乎毛奇齡傳○按

公羊云母弟稱弟母兄稱兄穀梁云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胡傳本程子謂以寵任之過成篡弒之禍變文示貶前采駁辨之說詳矣故凡諸儒宗公穀程胡者皆不錄

桓三年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桓十四年夏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結魯以敵諸侯上年七國之戰旣懼諸侯之莫敵又慮魯之不相信而終惡也故會曹之後急於求盟不使大夫而使其弟者以最親者來示己之誠意於魯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語後爲子人氏鄭昭公之禍以羣弟之多寵也今厲公奪嫡又復私愛子人使交政諸侯何不鑑覆轍乎觀甯母之役鄭子華言於齊桓曰洩氏孔氏子人氏實違君命則子人氏之專可知矣李廉會通 ○子人氏鄭厲公弟子人之後以字爲氏僖二十八年有子人九梁履繩補釋五引厲

氏族略 ○語穀梁作御音同假借字史記禦兒正義云今作語趙坦異文箋張壽蓀古義 ○按穀梁傳同隱七年辨見前

宣十七年冬公弟叔肹卒

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如傳此言者是謂母弟稱弟也母弟稱弟公子友如陳不稱弟何耶劉敞權衡 ○成二年書公孫嬰齊帥師自是終春秋之世世爲大夫叔肹辭祿不受而宣公以母弟穀親命其子爲大夫耳汪克寬纂疏 ○不曰公子公孫而曰公弟者以見肹無祿而卒也凡稱公子公孫皆大夫也肹不食宣公之祿非大夫也故曰公弟孫復尊王發微 ○凡內稱公子皆卿也卿卒禮也凡公族不爲大夫者不卒公弟未命之稱也何以知其未命爲大夫也使爲大夫則當書公子肹卒而不稱弟矣觀公子牙卒於莊公之世書公子不書公弟其證也未命

何以書卒公爲之變而加禮故特著於策書以興禮卒之而書猶之內女因公爲制服而書卒也昳不義宣公終身不食公之食而其子世爲魯卿則公有怍焉而於其卒加禮爾方苞直解高澍然釋經〇親愛其弟使有役於魯而世爲卿則宣公之私也春秋直書著宣公之私其母弟耳張自超宗朱辨義〇愚按胡傳本穀梁之文宣弒而昳非之兄弟無絕道雖非之而不去終身不食宣祿得弟道故稱弟宋儒多從之是不知未命不書公子之義也左氏傳曰凡稱弟皆母弟也辨已見前〇又按左傳凡太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說者本之謂友稱公子而昳稱公弟者友卒於僖公之時爲僖之叔父不得以弟稱也義似可通而按全經書兄弟公子大例則凡書公子者皆命爲大夫之稱而非以先公之繫稱之也凡書弟兄而不書公子者皆未命爲大夫

之稱而非以時君之繫稱之也

成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衛侯愛弟授以兵柄終致篡國之禍高閌集注○此是著黑背之專衛師爲公孫剽逐君篡國之由而非以稱弟不稱公子示義也即稱公子何嘗不足以示世卿專國之罪哉文定以爲春秋稱弟示寵愛之過致有無知弒君剽篡國之事然則書鄭伯之弟語者又何義邪張自超宗朱辨義○方氏所駁見前總論〻弟而未命之稱也高對然釋經○穆公之子定公之弟也後爲子叔氏程公說分記

襄二十年秋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同一出奔蔡履繫公子而陳黃繫弟已命未命之別瞭如矣高湖然釋經○按穀梁曰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奔之惡也先儒主其說謂陳侯不能容弟二慶譖之不爲辨明致黃不安奔楚程氏

端學則以爲罪黃謂兄弟無可去之道爲人弟而出奔天倫絕矣蘽襄兼取二說要之兩義皆不貶自具而非特書弟示貶也

襄二十三年夏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按穀梁范注謂光稱弟書歸無罪明矣亦非經旨

襄二十七年夏衞侯之弟鱄出奔晉

按傳鱄終身不仕則未命書弟明甚杜注云書弟以罪兄胡氏諸家亦謂衞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言今殺甯喜鱄恥失言而出不義衞侯所爲是衞侯不能兄故書弟以譏衞侯不友非也

昭元年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凡書弟紀事而義自見非親之而特書也穀梁曰親而奔之惡也非也程端學辨疑○鍼者秦桓公之子景公弟桓公愛其少子寵賚優厚鍼遂富擬於君所以出奔國家強幹弱枝衣服禮秩皆

有差等非徒爲國遠慮亦以善全其所愛耳鍼有車千乘則其人亦非能守禮秉義者然既奔之後能自知其過必有令圖是以終得返國與解義日講 ○按左氏胡氏皆曰罪秦伯也先儒成主其說謂鍼有寵於桓公而富貴公立畏不能容乃出奔景公之不能友故不曰公子而目弟家氏鉉翁以爲兼貶鍼之汰侈景公之不能容二說要之兩義皆不貶而自具而非特書弟以示貶也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穀梁傳曰陳公子招今日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爲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致亡國

敗家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敗之也胡傳○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家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皆招之由也故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甚招之惡孫復尊王發微○招何以不稱公子而稱弟曰稱弟者果乎其兄之詞也兄偃師之死哀公與招爲之耳夫哀公以留屬二公子私之也雖曰私之而未有立之之意也無意立留則無殺偃師之情矣何以知之以鬬招之亂而自縊知之也招貪位固寵逆兄之邪逢君之惡遂殺嫡立庶致大寇覆宗祀招之惡可勝誅哉雖然無哀公之屬亦無招之禍矣曰陳侯之弟交罪之也金賢記疑○招過同殺而春秋專罪招者招爲司徒當國而又爲陳侯之母弟招不爲主過豈敢邪招以介弟之親叔父之尊忍於殺世子以立庶者此即公子仲遂之所爲也故春秋於招前後書公子此獨書陳侯

之弟所以別招於過以見招非過之比而親爲介弟尊爲叔父也亦以見殺世子非國君自殺則其親以介弟尊爲叔父者殺之而非他人所敢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會虢放越皆稱公子此獨稱弟見其以親屬而忍爲大惡穀梁所謂盡其親以惡招是也方苞直解○陳公子招既爲三命之卿而以氏名通矣今又曰陳侯之弟招何也葢曰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則似兩下相殺之辭令曰陳侯之弟招則見其挾叔父之尊而賊其兄之世嫡也吳澄纂言○據傳招官司徒非未命於朝者故會於虢繫公子放於越亦繫公子而稱弟只一見是公子其本稱弟其變文與諸稱弟者自別何以變文有嫌辭也何以嫌一稱世子一稱公子如兄弟也凡春秋有嫌辭者必變文以晰之如奚齊以未踰年之君遭弑宜稱晉子以有當立嫌辭故變文曰君之子由是獻公寵

庶孽而殺世子之迹著矣齊舍之弒亦宜稱齊子而商人稱公子舍稱子有兄弟爭立嫌辭故變文曰其君由是商人以非舍兄弟而攘位之迹著矣此依逵例招宜稱公子留不宜稱然書曰陳公子招殺陳世子偃師陳留出奔鄭讀者必以招爲偃師之弟因爭立而殺又必以留於次當立故繫國而招并逐之也不唯事實不明即義法亦亂故於招變文曰陳侯之弟以別夫世子公子於留變文繫公子以別夫世子由是知留爲偃師庶弟招以援立而殺世子從左傳其迹明矣且招之放越爲本事之究竟仍稱公子則亦不疑於弟而未命者也高澍然釋經○按書弟惟陳招與前後書公子招異爲全經之別義其爲大夫嘗稱公子傳有明徵特書弟以罪之與他稱弟者異方氏之論確矣故采先儒罪招之說列焉至陳侯之過不貶而自見所謂兩貶文

罪累乎其兄者倘非正旨當從方氏書弟特以罪招而高氏謝然之論嫌辭變文與吳草廬說同更窺見筆削之至當不易招於此處書法必宜如是足補先儒及方氏所未及也○又按趙汸屬辭曰稱兄弟以錄恩寵若嘉好之事序於諸侯大夫之閒公子招亦不得獨異其文稱弟此但論會說則可耳而後之執放亦書公子何邪非爲大夫之證邪惟卿大夫乃與盟會非卿大夫則不出會此益見招前後書公子之以大夫書而此書弟之特異其文也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不稱公子而曰衛侯之兄無位之稱也弱足而居無位可知傳曰衛侯累也非也盜陰賊也何足累之方苞直解 郝懿行說畧○盜何以殺縶宗魯不洩其謀故盜得而殺之也而致此者在北宮喜書

衞之上卿執政者喜能治亂未萌盜可不作勢可不死乃喜以
公孟欲去已與盜同謀則盜之敢於殺縶出君者喜爲之也故
傳於齊豹後卽敘北宮喜名宗魯小人耳知豹之謀不發其姦
雖爲公孟死猶爲豹黨而況喜爲執政實與之作亂乎齊氏旣
滅大賞功臣𢍰譽于石獨不思兄與毋皆不保其身而種禍得
意恬不爲怪衞靈公之無道此其大者也姜炳璋讀左補義○按穀梁
曰其曰兄毋兄也目衞侯衞侯累也先儒皆本此謂衞侯不能
保其兄而盜得殺之責其不能親親而無刑政故曰盜殺衞侯
之兄以深罪之非也

定十年冬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

其三目宋公之弟從書弟恒辭諸儒云罪宋公則公子地亦宋
景之弟爲不稱弟也以地證辰以辰證諸稱弟者其爲未命

之稱直斷之也高澍然釋經　○昭二十年傳取太子欒與母弟辰公子地以爲質杜注欒景公也辰地皆元公弟孔疏定十年經書宋公之弟辰當景公之世辰及弟不得爲元公弟當是轉寫誤

按程氏分記世譜曰傳曰母弟者自太子欒而言杜預誤指爲元公母弟云梁履繩補釋　○按先儒劉氏胡氏謂罪宋景以嬖魋之故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故目弟非也

定十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定十四年秋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按宋儒本劉胡之說謂二書宋公之弟罪宋公不能容其弟使爲奔叛之臣亦非○穀梁曰辰未失其弟也非也棄親出奔挾黨爲亂而謂未失其弟妄甚劉敞權衡

○諸侯之兄弟不書兄弟爲大夫稱公子不稱兄弟變文不書弟　承國辭書行次不書弟

季友陳招杜孔說辨　陳招公羊說辨　書鄭段貶鄭伯辨
書紀季不貶紀侯辨　稱叔季為字為名貢之嘉之辨

莊二三十二年　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如齊○莊公庶兄

莊三十二年　公子牙卒○莊公弟

陸氏辨公羊說見書公子門

莊二十五二十七年　公子友如陳　如陳葬原仲○莊公弟

友莊公母弟宜如齊年鄭語以弟書而書公子已為大夫得政

也洪咨夔春秋說○按杜孔云嘉好之事史有異文非也

僖二十六二十七三十三十一三十二年　公子遂如楚乞師　入杞　如齊　如京師　如晉　伐邾○僖公庶弟

成十六年　公子偃被刺○成公庶弟

僖三十年　衞公子瑕被殺○衞成公鄭之弟

定十十一年　宋公子地奔陳　入于蕭以叛○宋景公弟

昭元八年　陳公子招會虢　執殺○陳哀公弟

招不稱弟者稱弟因事而特稱也公子者恒稱也（牛運震傳）○按此係爲大夫之常稱經書陳侯之弟一條立義各別見上書弟門杜孔以爲嘉好之事史有異文則於執殺義不可通公羊曰何以不稱弟貶也招之罪在殺世子逆其未然之事而預貶之劉氏敞已辨之矣趙氏鵬飛謂書弟志其私書公子志其公亦非

昭八年　陳公子過（被殺○亦哀公弟）

以上命爲大夫稱公子不稱兄弟

隱元年　鄭段（克于鄢○鄭莊公弟）

左穀見書克門○凡殺子弟目君以目鄭伯知其爲弟也稱兵爭國則不書弟與公子以不稱弟知其爭國也（御纂直解）○段弟也何以知其爲弟也春秋之始公子爭國者獨稱名齊糾鄭突曹赤是也以段之獨稱名知其爲弟也凡放殺大夫稱國不目

君以其目君知其爲弟也弟而不書弟段不弟也曰弟段則似專罪鄭伯矣方苞直解 ○愚按方說爲允程子謂鄭伯失爲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於義未當

以上變文特筆不書弟

桓十一年　蔡叔盟于折○蔡侯封人弟

桓十七年　蔡季自陳歸于蔡○同上

叔季弟之稱也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李明復集義引謝湜 ○蔡叔蔡侯之弟也蓋蔡侯無子立弟以繼世使直書曰某侯之弟則不見其繼世直書曰世子則不見其爲弟故變文而謂之叔以見之崔子方經解 ○蔡季蓋蔡侯之弟而繼世者故封人卒則季歸于蔡而爲君蔡叔蔡季叔與季皆次也豈兄死而弟及乎而傳者謂凡稱季稱叔者皆字也嘉之也賢之也考蔡所事未有以取

貴於春秋然則何爲字之賢之嘉之乎其不然明矣又愚按吳氏纂言引尚氏閔說以爲諸侯之弟貳君者卽崔氏之義皆與梨溪說合前儒已先得之

諸侯之兄弟不稱名而以行次書者四許叔也紀季也蔡叔蔡季也許叔則復國也紀季則君將去而使後五廟也兩人皆以兄弟承國者皆書行次則蔡叔蔡季亦相同以經考之季卽獻舞嘗從杜注以爲兩人者非也按其情事叔季皆蔡侯封人之弟封人無子將以叔承國故使之會盟其後叔又死乃召季于陳而立之以次承國焉諸侯之兄弟將承國者以行次書別於公子爲卿大夫者叔非卿大夫也故不稱公子承國非承嗣也故不得稱世子而以行次稱正與許叔紀季類耳世子列會皆書名叔不名何也世子以名見固知其爲世子也使以名繫叔則與外大夫無別矣杜預以叔爲名古未有以伯仲叔季爲名

者且于季曰字于叔曰名非所安也其不稱蔡侯之弟何也經書某氏之子某君之弟皆無位之稱也然則叔爲蔡侯之弟而將以承國也審矣至蔡季若書名則與公子之入而爭國者無以別矣紀季若書名則疑於以邑叛矣許叔若書名則疑於公子爭國且無以見其中并於鄭而至是始復矣故皆以行次書所以示兄終弟及之義而明其非逆也季即獻舞若別立獻舞則季位非國卿出非奔叛其歸也蔡不宜告無由見於魯史如曹子臧之出入不書是也胡傳謂季不有國葢以後書獻舞而云然也不知歸國書行次見執書名義各有當本並行不悖也

方苞通論直解○封人之弟也以伯仲繫國明其序當立封人無子次當及叔而迎季是叔已前卒也季即獻舞從杜氏說春秋依事取義方其歸自陳也書行次爲兄弟承國善辭及其獲於楚也

書名爲諸侯失位通例其曰自陳者迎立之辭也諸儒以叔季爲字何所取義而字之邪 高澍然釋經 ○許叔許男新臣也蔡季蔡侯獻舞也父子繼也兄弟及也故稱叔季爾以爲賢其讓國書字則曹臧衞郢吳札何以不書 羅喻義野編

桓十五年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君之弟也不曰許男之弟而曰許叔繼國之辭也猶蔡叔之稱爾 崔子方經解 ○方說見上○叔以行次稱示不當復國而以承立之辭與之也 高澍然釋經

莊三年　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季以行次書紀侯將去而使承國也以酅入于齊者請爲附庸以後五廟也 方苞直解 ○又見上條○季以酅存祀故從兄弟承國辭書行次 高澍然釋經 ○按陸氏淳曰不書弟言兄無惡也李氏

廉曰不書弟明非紀侯之薄也皆沿書弟以貶兄之舊說非也

又先儒以叔季爲字謂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亦非

莊二十三年　蕭叔朝公

蕭叔葢與許叔紀季蔡季同義彼三者皆入而爲君繼兄當國惟蕭叔其後不經見以理考之而知也傳謂小國之君未命者於例自當稱名邾儀父郳犂來是也未有稱字者知傳之誤矣崔子方經解　○據宣十二年楚滅蕭則蕭亦國也以叔繫國與蔡叔許叔一例葢蕭君之弟次當承國攝其君來朝也承國之弟與世子同故得攝其君而以行次稱異於列國之君高尉然釋經方苞直解參

以上承國之辭書行次不書弟

按僖元年公子友敗莒獲莒挐左氏以爲莒子之弟非卿也孔疏因謂非卿故不書弟公穀則皆以爲莒大夫不云是弟

左氏之語於經無徵且考經例小國卿大夫本不書但以事接我則名之而已又經例爲大夫者書公子不爲大夫者乃書弟孔疏並與經背此傳本不可據疏義又舛故不采列

○公子大夫貶不書氏繫駁辨 未命爲大夫不稱公子不稱氏　入國不稱公子　亂賊貶不書氏不書公子公孫辨　內外大夫貶不書氏各傳說辨

舊說 諸外大夫貶皆稱人內大夫貶則去族紀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所以異也 杜預注見隱四年翬帥師 ○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豈得復爲先君子孫哉大義旣明於初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親屬而爲寇讐立義各不同也 程子經說隱四年州吁 ○弑君之賊例應從同而獨於衛州吁齊無知

宋督萬削之其後或氏族之或世子公子之何也不削之則無以著其弒逆之罪不氏族之不世子公子之則安知非盜與微者而無以著其弒之實程子所謂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屬通也孔氏穎達以爲史有詳略亦似有理 纂案 同上

駁劉侍讀曰諸弒君稱公子公子而爲大夫者也公子而不稱公子辨 公子未爲大夫者也 趙汸集傳 隱四年

○隱之篇翬獨舉名至桓之世稱公子權盛也以是知春秋之初獨以名見者舊史輕其人而略之也書氏族乃舊史重其人而詳之也自僖以後魯及列國之卿無不書氏族者大夫皆張而不敢略也舊史之文隨世以變者皆如此若以義理求之則無一可通者矣然則孔子不革何也其氏族之未書者不可增也其已書者若削之以歸於一則世變物情轉不可得而見矣 方苞通論

○傳曰弒君之賊不氏翬隱之罪人故終隱之篇不稱公

直解參

子非也未有貶于未弑之前而不貶于旣弑之後者且自翬以至宋萬去氏以示貶而自慶父至經之終弑君者皆氏則皆無貶乎況小國之大夫如邾庶其邾快遠國之大夫如秦術吳札有至春秋之終而不以氏見者矣以弑君之賊而去氏以爲貶則罰不稱罪貶弑君之賊而與無罪者同稱則名不當物以是知其不可通也蓋宋萬以前外大夫皆不氏故弑君之賊亦不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皆氏故弑君之賊亦氏皆舊史之文隨世以變而孔子因之者也其義即于翬見之以一人之身而當隱之世則獨以名見矣當桓之世則稱公子矣其勢未張雖無罪稱名其勢旣張雖有罪稱公子以此知爲舊史之文而非褒貶所寓也通論又。州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未賜族也督萬不稱氏未賜姓也春秋之初多未賜族此後無不賜族姓者公子則公子之大夫已賜姓者則姓之蓋亦各從其實並無

別義若曰以此爲貶夫人而至於弒君何待去其公子公孫與姓然後謂之貶乎陳澤鶴紀疑○春秋之文不書族者有二義無駭卒挾卒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溺會齊師伐衞未賜氏也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意如至自晉婼至自晉一事再見因上文而略其辭也左氏不得其解於溺會齊師伐衞則曰疾之於歸父還自晉則曰善之豈有疾之而去族善之而又去族者乎顧炎武日知錄○諸儒以書公子不書公子書氏不書氏爲褒貶然攷於春秋內惟翬前不稱公子而後稱公子外惟陽處父前不稱氏而後稱氏其他則爲公子者始終稱公子有氏者始終稱氏未嘗因事之美惡忽削忽書以示義蓋以公子而有後於國世爲卿以專國政積漸爲大夫用事之天下聖人因其實以著之而豈以書不書爲褒貶哉故春秋之初內有

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奪之者貶之也春秋之後外無不稱公子不稱氏之大夫非以予之者褒之也褒貶在事不在氏族名字張自超宗朱辨義總論

○入春秋大夫但書名者未命也隱桓及莊之初年內大夫無駭柔溺皆不氏外大夫紀裂繻鄭宛鄭詹皆不氏內而翬不稱公子外而齊年鄭語不稱公子其後强家悍族世專國政史臣依世變稱公子公孫稱氏矣說春秋者以書名爲貶然則何貶於前數人而獨不貶於後之數百人乎即以弑君言之州吁不稱公子無知不稱公孫宋督宋萬不稱氏而自里克以後楚商臣許止蔡般稱世子齊商人鄭歸生楚比稱公子趙盾夏徵舒崔杼甯喜陳乞無有不氏者非前貶而後無貶可知也〔又桓三年〕

○閔二年公子慶父出奔莒按慶父罪惡至重出奔猶書公子則知春秋褒貶在所書之事不在爵號名字及日月之詳略也〔齊召南公羊注疏考證〕

隱元年夏鄭伯克段于鄢

穀梁曰不稱公子段失子弟之道非也非命卿例不書公子（陸淳辨疑引趙匡）

隱二年夏無駭帥師入極

劉李駁公穀說見大夫未賜族不氏門顧說見內大夫卒門無駭卒○以去氏爲貶非也觀後無駭卒不氏明未賜族也以無駭之卒推無駭之生實無氏可書耳（呂祖謙東萊別集）

隱四年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公穀謂翬有弑隱之罪故貶不氏未弑而先貶無此理（李廉會通桓三年）○程子以爲翬於隱世不稱公子隱之賊也於桓世稱公子桓之黨也是翬於隱時逆惡未見反先去其公子於桓時逆惡已成反完其公子與奪反易而不通矣（湛若水正傳）○左氏曰羽父

請師公弗許因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非也翬之固請有異於元年公子豫之遂行乎豫不書於經翬書而不氏賞罰頗矣何以爲春秋春秋權衡○翬於桓公時方賜族稱公子春秋之初尚惜名器也若曰削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然則未弑君之先絀其公子以貶之已弑君之後反書公子以榮之於賞罰之義無乃傎乎左氏曰翬帥師疾之也春秋据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不在削去其公子陳遠鵠紀疑○杜氏曰公子者當時之寵號宣元年注翬之稱公子桓賜之也隱之篇不稱公子者未賜也若專命之罪則直書自見顧炎武日知錄○翬不稱公子是爾時原未稱公子非因弑隱而削亦非因帥師而削也未弑而預削示貶固無是理若以惡大夫之專將則無駭之帥師入極不書氏亦爲削之以示貶矣然觀無駭之卒不氏則原未有氏而非春秋削之

何以獨削翬之公子邪翬至桓之時稱公子者桓得其助已弑君而寵之以公子之命也觀翬之前不稱公子後稱公子則知命爲公子與命氏同其未命爲公子未命有氏者雖爲大夫不敢有稱史家亦不得而稱之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左氏云書曰翬帥師疾之也葢疾其專兵以書帥師罪之非以不書公子罪之也杜注非陳止齋謂大夫會伐於諸侯於是始故不稱公子亦非也

隱十年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義見上○按孔疏胡傳謂先期會伐不待公命貶去公子非也

桓十一年秋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之以大夫盟諸侯蔡之以弟與盟皆直書以示義如以柔不氏爲貶然則蔡叔之稱爲賢之邪張自超宗朱辨義○按陳止齋謂大

夫會盟諸侯於是始故貶非也

莊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云疾之也蓋疾其黨有罪逆王命也而杜預謂疾溺去氏非矣郝敬說略行○左氏云疾之杜云疾其專命非也專命如公子豫何以都不書溺何以書名而去氏賞罰不可知誰能通之哉柔會宋公非專命也俠卒非專命也又何以不氏邪劉敞權衡○穀梁曰會仇讎伐同姓故貶不稱公子非也春秋之初未命大夫不氏書法貶在會齊伐衛不在去氏書齊則父讎也書衛則同姓也會仇讎伐同姓不貶而義自見不必以去族言也家鉉翁詳說

以上駁辨內大夫不書氏繫

隱四年春衛州吁弑其君完　秋衛人殺州吁于濮

疏不稱公子是告辭不同自莊公以上諸弑君皆不書氏閔公以

下皆書氏亦足明時史之異同孔疏○州吁不稱公子非命卿也吳澄纂言○公羊謂不稱公子當國也非也諸弒君稱公子公子而爲大夫者也不稱公子公子而未爲大夫者也當國與不當國何足辨乎宋督宋萬豈當國爲君者哉公子商人豈不當國爲君者哉乃曰宋督爲馮取國故使氏國然則齊陳乞亦爲陽生取國何不使乞氏齊哉又曰商人次正當立故氏公子然則陽生亦本正當立何不氏公子哉穀梁曰大夫弒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弒而代之也非也宋督宋萬亦可云弒而代之乎公子商人豈非弒而代之者而不氏國何也劉敞權衡○商人稱公子州吁無知何以不稱公子曰再命稱名三命稱氏常法也無氏者孔子不得而加有氏者孔子不得而損有求其同則凡例興而春秋晦矣程端學三傳辨疑○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已賜氏也衛州吁

弑其君完未賜氏也胡氏以為以國氏者累及乎上稱公子者誅及其身此求其說而不得爾顧炎武日知錄○伊川以為春秋之初弑君不稱公子公孫者身為大惡自絕於先君不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大義既明於初其後弑立則皆以屬稱立義各不同也文定以為削其屬籍特以國氏罪其君不待以公子公孫之道使主兵權而當國也非也春秋之初先公之子公子之子猶未公然稱公子公孫以用事於國交政於諸侯也內稱公子自翬始外稱公子自公子歸生始故春秋前不稱公子不稱氏後則相因而稱州吁在國未嘗為公子以用事交政衞不稱公子以來告舊史亦不得以公子書矣張自超宗朱辨義○不稱公子先儒謂孔子削其屬籍非也鄭歸生楚比皆稱公子而獨削州吁無知宋萬之屬籍其義何居蓋宋萬以前外大夫本不書氏族故亂

賊亦不書氏族慶父以後內外之大夫皆書氏族故亂賊亦書氏族此舊史之文隨世以變不可以義理求之者也苟以是爲褒貶設其人可褒而舊史不載氏族孔子何從而得之邪方苞直解○州吁不繫宋督不氏先儒並謂春秋削其屬籍夫弒逆大惡一削屬籍遂足蔽辜乎春秋取義不如此也不繫者未命不氏者未賜族也高澍然釋經○顧氏說見大夫未命不氏門

又

冬衞人立晉

晉不繫公子承國辭也若王子朝則繫矣此可見也高澍然釋經○公子者大夫之稱也故兄弟代立者不稱公子若楚比棄疾之稱公子比右尹也棄疾縣公也其爲大夫舊矣故不與兄弟代立者同文方苞直解○張氏自超說見書立門○按程子謂不禀命於天子先君故去其公子非也○顧氏說見大夫未命不氏門

隱八年春鄭伯使宛來歸祊

劉氏說見大夫未命不氏門

桓二年春宋督弑其君與夷

義與州吁同又見大夫未命不氏門○高氏說見前

桓六年秋蔡人殺陳佗

義與殺州吁同

桓十一年秋突歸于鄭

杜氏曰不稱公子從告非也諸侯之子未為大夫自不稱公子也稱公子皆已為大夫者也（劉敞權衡）○穀梁曰曰突賤之也按名者所以別忽不氏未三命爾若或貴之可以不名乎（葉夢得穀梁傳讞）○突不稱公子突原未稱公子也如以為貶則楚比歸楚稱公子顧無貶邪（莊自超宗朱辨疑）○自宣以前列國無以公子書者突與曹

亦不稱公子亦舊史之文方苞直解○高氏說見公子公孫門總論

○愚按方高說是程子以爲突不可以有國削其公子非也

莊八年冬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說見前州吁劉氏權衡辨穀梁與州吁一條同○按先儒謂不稱公孫絕其屬籍非也胡傳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旣及先君持論尤謬

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曰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糾非魯臣何以責君前臣名乎且若稱公子糾可謂非君前臣名乎劉敞權衡○按伊川以糾不書子爲非君之嗣子也文定曰明不當立也其說未然也穀梁范注糾不書公子繫在於魯故挈之也說亦牽强愚按左氏作子糾正義云唐定本有子字近儒徐氏段氏據傳從孔疏

證子糾二字是名王氏夫之以糾爲齊襄之子書子爲在喪之稱皆有依據疑公穀納糾脫子字其說勝於張氏洽李氏廉臧氏琳此諸家疑唐定本誤詳見下公子書子

小白入齊不書公子左氏未著其說按後漢書鄭興云小白入齊不稱侯未朝廟故也與習左氏春秋此必左氏先師之說錢大昕潛研堂集○公羊曰曷爲以國氏當國也按小白不氏未三命也非當國葉夢得公羊傳讞○愚按小白不書公子葉氏未命之說與傳稱公子小白未符合趙子常萬充宗高雨農謂公子入國不稱公子別於大夫之入國也見下莒去疾其說爲通胡傳以爲內無所承上不禀命故以王法絕之陸淳纂例曰自以爲君而爭國者皆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小白陽生捷菑去疾所以不氏也皆非也

莊十二年秋宋萬弑其君捷冬宋萬出奔陳

方氏說見上州吁○穀梁謂萬爲卑者則萬已爲大夫其說不可通案彙纂○按傳云南宮萬南宮非君賜之氏也家氏鉉翁謂以討故去其族非也參看大夫未命不氏門洪氏說

莊二十四年冬赤歸于曹

義見前鄭突或以爲突挾亂臣赤挾戎皆去其公子以誅之非也

文二年春及晉處父盟

按左傳杜注晉卿不能臣君以禮親與公盟故貶去族公羊傳何以不氏諱與大夫盟也皆非也毀辨見內盟不目其人書及門○陳氏岳曰苟諱之沒其盟而不書矣安有止去其族而爲諱也程端學三傳辨疑○處父初見經及盟不氏而救江氏安知不如

翟之前不稱公子後稱公子命之公子而後公子賜之氏而後氏乎諸儒謂削氏以治其抗夫春秋內大夫之盟諸侯公之盟外大夫多矣而獨削處父之氏其義不可以通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文十四年秋晉人納捷菑于邾

按捷菑不書公子義同鄭突曹赤

此條應列于前內大夫殺之下誤列于此

宣八年夏仲遂卒于垂

不書公子閒無異事省文可知 杜注 ○不書公子因上文而省之也 張自超宗朱辨義 ○仲遂之卒上書公子下書氏及名互詳之也未嘗貶也遂之惡無待于貶也 顧奎光隨筆 ○按公穀以不稱公子為貶其弒子赤然於全經義不可通彙纂亦云杜注近理當從之

成十五年秋宋殺其大夫山 傳曰子山卿蕩澤

左蕩澤為司馬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出奔晉魚石自止華元

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杜注蕩氏宋公族還害公室故去族以示罪○伊川本杜注以爲山去族害公族也文定亦云然據左氏云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又云攻蕩氏殺子山曰澤曰子山似澤名而子山字者春秋何以不書其名而書其字邪若澤與山兩人則宋不罪殺公子之澤而殺蕩氏之山爲失刑矣朱辨義張自超宗○愚按山不氏左以爲背族何休以爲譖華元孫氏以爲未命大夫顧氏棟高三傳異同表辨之曰擅殺命卿叅亂國典乃必誅不赦之賊不止背族與譖華元而已左氏失之晦何氏失之小隱桓以後列國無不命之大夫况魚蕩向鱗皆桓族豈有三族皆稱氏而蕩獨未命不氏者所辨誠是惟顧氏取趙氏鵬飛之說謂聖人削奪其族以罪亂臣論亦未的春

秋之季亂臣多矣甯喜弑其君者也春秋復書曰晉人執甯喜孫林父逐其君且叛者也春秋復書曰孫林父入于戚以叛宋華亥向甯華定叛矣復書其奔晉趙鞅叛矣復書其歸其帥師皆未嘗去氏也何以諸人皆不削奪而獨罪山邪方氏謂宋人惡之告不以氏亦無據石氏以爲闕文此安知非脩成後之闕文乎繹張氏自超說則傳文本難憑此等處只宜闕疑耳

襄二十九年夏吳子使札來聘

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 杜注 ○胡氏謂季札遜國事聖人不取故於札來聘貶不稱氏族不知春秋之紀事皆爲戒而已矣不以稱氏族爲褒亦不以不稱氏族爲貶也遜國之事自是季札之善聘魯之役自是吳子之謀二者不相關也豈因其聘魯而致不足於其遜國哉 黄仲炎通說 ○胡傳謂因其辭國生亂而貶

之札之辭國在聘魯二十九年之後何得預貶之於二十九年之前季本私考○常山康侯元德諸儒謂貶不書公子非也札讓國在後安得預貶春秋即事論事者也未嘗因此事而論他事之臧否也如楚公子貞侵宋猶夏也公子翬公子慶父逆賊也皆不去公子札讓國而乃去公子乎程端學或問○札以名書當以杜注孔疏爲正非襃貶所係也公羊以札能讓國而賢之穀梁以吳能使賢而善之皆非經旨胡傳謂札以讓國階禍書名示貶而不得比於季友叔肹之例則鑿之甚矣彙纂案○書法與楚椒秦術同固無賢札讓國之義亦無貶札辭國生亂之義春秋但著楚秦吳之聘上國有何襃貶於其間黃自超宗朱辨義○杜注不稱公子其禮未同於上國此說是也公穀以使札爲賢胡氏以去公子爲貶皆非也經書吳子使札來聘見吳驟強耳與楚子使

椒秦伯使術何異緣一札字妄生褒貶於經無當郝敬行說畧

昭元年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

公子恒稱公子必其與爭國而後名之莒黎比公生去疾及展輿展輿弑君而立莒人召去疾於齊則去疾宜入者也曷爲稱之與爭國同也春秋美惡不嫌同辭展輿已立矣而去疾自外而入則固書之與爭國者同也苟曰公子去疾則與大夫之以惡入者無辨矣趙汸集傳○去疾不稱公子別於大夫之奔入也高詡然經再○春秋於公子之入國而爲君者皆不稱公子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稱公子則與大夫之去國而返者無辯也若楚公子比展輿既未能君而出奔則與宋萬弑閔公之奔陳無別故書法同高斯大隨筆○

胡傳去疾何以不稱公子自謂先公之子可以有國遂立乎其位而無所禀非也果爾則當書公子以見義矣春秋於兄弟爭

國者皆不稱公子公子者大夫之稱也惟楚比稱公子以楚國定位已十餘年故從大夫弑君之常辭耳 方苞直解

哀六年秋齊陽生入于齊

書陽生入陳乞弑則罪自見矣胡氏謂不稱公子以弑先君所立之子爲不子所以誅陽生者反薄矣 湛若水正傳 ○文定以陽生不稱公子爲春秋誅其不子然則楚比奔稱公子歸稱公子爲不誅其不子邪陽生非適而長不稱公子楚比非適非長而稱公子於義何取此皆泥於稱公子不稱公子爲春秋筆之削之以示義故其爲論如此而不知公子之稱彼原稱公子則仍之彼原不稱公子則亦仍之也蓋雖皆公之子其國寵以鄉大夫之貴使用事於國交政於諸侯則稱於春秋不然則春秋亦不書也即以比與陽生言之比已列卿大夫而貴尊爲公子其名

當見於經故比之出奔書陽生未列於卿大夫而名未貴秩未尊其名不當見於經故陽生之出奔不書蓋春秋非大夫不書故也又即楚比得書公子陽生不得書公子之實而可以定比弑虔陳乞弑荼之獄矣比惟列於卿大夫而貴尊為公子則其在國用事已久必有為之黨者其勢可以脅楚之人使奉己為君故弑虔之獄不歸觀從而以歸比也陽生雖於諸子為長在國未為公子以列於卿大夫名未貴秩未尊國之政事未嘗一日得與國之兵權未嘗一日得操雖欲入國為亂而無助之者陳乞召之則得入陳乞君之則得立故弑荼之獄不歸陽生而以歸陳乞也張自超宗朱辨義○愚按穀梁范注引鄭氏起廢疾因傳文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謂小白取國于子糾陽生之取國于荼與小白同故皆以國氏不稱公子其說非也

以上駁辨外大夫不書氏繫

附 公子書子

非九年秋齊人取子糾殺之

賈逵云稱子者愍之案定本上納子糾已稱子則此言子非愍之也沈云齊人稱子糾（傳云子糾親也請君討之）故舊史從其所稱而經書子糾（孔疏）○公羊云稱子糾宜爲君也或因公羊而益之曰此殺未踰年之君也夫子糾小白爭國未知孰宜爲君也納而未得入而以爲未踰年之君可乎（蘇轍集解）○上文納糾唐定本左經有子字拔傳鮑叔語是其人名子糾矣（段玉裁左氏古經注）○觀鮑叔來言曰子糾親也則知子糾其名也如子華子臧以子繫名者也公羊謂貴其宜爲君也非也糾未得爲君非君而以爲君春秋無是例（徐庭垣管窺）○舊史書子以罪齊也齊大夫既與魯盟奉糾力

不能奉則變其隱身於魯可也桓雖忌克使高國世臣爲之內主者以大義勸勉而力持之可以無動於惡乃聽其迫而殺之諸大夫猶有人心乎故於糾稱子以正其君臣之名殺稱齊人以著其悖逆之罪義各有當而非以糾爲當立也何以知書子非春秋之特筆也使舊史不書子孔子不能益也方苞直解○於桓入繫齊復於殺糾繫子者一明桓當立一明糾不可殺也如以書子爲桓兄則當繫於糾糾不當繫於殺糾高澍然釋經○左傳載鮑叔言及記殺于生竇皆直稱子糾則直以子糾爲名非書法所存也又○公羊云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下言取子糾則明是脫文何焯讀書記○顧氏奎光說見公子繫國門齊小白桓兄糾弟諸說王氏夫之以糾爲襄公子說並見書入門小白入齊○愚按孔疏引古義據傳爲子糾二字是從齊人所稱

徐氏本其說謂二字是名確有依據段氏攷論古經與孔疏同何氏亦疑上文納糾脫子字子糾二字是名可以直斷之矣王氏以糾為齊襄之子桓之從子書子為在喪之稱亦確有考證與公羊何注君薨稱子某之說合勝於桓糾兄弟舊說其義亦得高氏又謂於殺繫子明其不可殺於納不繫子是不與其納方氏謂書子以罪齊人立論亦本賈景伯胡康侯然使舊史不書子則孔子不能益而以為聖人所筆削則非也○又按程子據公穀舊納糾以左氏作子糾為誤又以殺糾左氏書子為罪齊人今攷諸說子糾是二字名傳有確證書納糾者脫文無疑張氏恰疑左氏古本亦作納糾並誤

○討世子母弟稱君 稱君甚之辭

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

舊說　左傳穀梁見書克○凡君討其臣但舉國名而已不稱其君今段之不弟乃是鄭伯養成其惡特稱鄭伯以譏失教陸淳微旨○康侯胡氏潁濱蘇氏以下皆從此說

駁辨　稱鄭伯鄭伯帥師也非殺世子母弟目君之例也牛運震傳○凡君于子弟直殺之而不稱兵則皆書君其必書君者以君實殺之不得謂國人殺之衆殺之也鄭伯之克段則稱兵而不殺之者稱兵之例君親帥師亦當稱君以稱鄭伯爲責失教者此說經餘情非聖人意也毛奇齡傳○顧氏棟高鄭莊論見書克

僖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舊說　公羊曷爲直稱晉侯以殺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亂之本也胡傳○父子

相賊其端非起于妾媵之奪正則起于庶孽之干嫡使妃妾之分定嫡庶之名正安有相賊之禍哉春秋書君父殺世子者二晉獻殺申生宋平殺子痤晉獻以驪姬及奚齊宋平以芮棄及佐驪姬與棄皆以色奪正奚齊及佐皆以愛干嫡用是知妃妾嫡庶之不可不定也故春秋皆斥稱君君之罪也 趙鵬飛經筌

啖辨 殺弟及世子未有目國者殺大夫公子未有目君者以大夫公子對國言以弟世子對君言屬辭之審也 高淵默釋經

襄二十六年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殺世子母弟直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于宋公而殺之譖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援者以為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于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 胡傳 ○晉獻惑驪姬而殺申生宋平聽伊戾而

殺子楚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自古讒人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高閌集注○宋寺人伊戾內連宮禁外結大臣共造讒而殺太子宋平尋知其子之無罪僅烹一伊戾而芮棄之寵愛向戌之權任不爲之衰更立棄之子爲太子穀梁所謂目君以著其惡者也家鉉翁詳說○按諸說毛氏所謂說經飾情也

襄三十年夏天王殺其弟佞夫

左傳見書殺門○穀梁天王殺其弟佞夫甚之也○稱君者甚之也儋括將作亂立佞夫佞夫弗知誅儋括并殺佞夫非親親之道也劉敞傳○佞夫無罪五臣以王故殺之而王弗察猶王殺之也故書曰天王殺其弟蘇轍集解○按程積齋所辨是見書殺門○春秋之義天子得專殺故無天王殺大夫文惟殺弟則書書稱堯親九族見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也孫復尊王發微○王殺大夫不見經則知書國

殺大夫者見專殺非刺頗刑也而殺弟則書重人倫之變也高澍然釋經

○殺兄弟世子不稱君陳御寇劉氏說非

莊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

殺兄弟目君常也然目小白則齊人之罪薄書齊人則小白之罪不能隱觀楚公子比之死專目棄疾則知子糾之死兼罪諸大夫矣方苞直解○張氏說見書殺門殺公子母弟

莊二十二年春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劉氏敞謂不目君而曰陳人病御寇也非也不目國非假國法殺之也不目君凡殺弟及世子目之公子則不目也高澍然釋經

昭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經書殺世子者三晉獻雙奚齊卓子而殺申生宋平嬖佐而殺

痤陳哀嬖留而殺偃師皆嬖子亂嫡之禍也然申生痤之誅權在於晉宋之君故目君偃師之事以春秋書法而觀招實爲之耳如傳所言廢太子本哀公意何爲憂殞其身意者招與二姬謀廢嫡立庶如敬嬴襄仲之所爲而哀公未之知是故書招殺也汪克寬纂疏　家鉉翁詳說○不書陳人義在目其人也書陳人則不見其以親屬而忍爲大惡矣方苞直解○張氏說見書弟門

○書盜　殺者不名辨　昭二十年左氏說辨胡傳說辨　哀四年　三傳胡氏說辨

春秋書盜者不罪爲盜而罪致盜者也夫不罪爲盜者非以盜爲無罪也爲不足罪爾苟爲國者能修禮義之教明刑政之防其德足以愛而人不忍其威足以畏而人不敢則安有盜犯其上者哉禮義不立刑政不脩其德不足愛而怨叛起其威不足長而侮慢生此盜所由作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卽春秋書盜之義也黃仲炎通說　襄十年

凡盜皆潛賊或出不意多不得主名雖有主名而其人微不合見經者皆書曰盜 王樵輯傳卷首凡例

殺君大夫書盜者陰賊而不知爲何人也凡此類當以經文爲斷不可以傳汨之蓋苟得其主名雖異國之人亦當書某人如邾人戕鄫子于鄫是也如本國衆亂雖未得其主名亦當書國人如宋人弑其君杵臼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是也盜殺蔡侯申不書弑是并不知其爲本國之人與異國之人也 方苞直解襄十年

書盜之義有三剽賊以快己之私尉止齊豹是也竊發以欺人之所不見陽虎是也性本凶桀而事出倉猝非有逆志成謀公孫翩是也旣皆盜行則有書盜而已 張自超宗朱辨義昭二十年

書盜與書人書名異人衆殺也名敵殺也盜則以下戕上之辭也 高澍然釋經昭二十年

書盜殺者據其告詞本無主名也書盜竊則以陪臣賤故葉酉究遺卷首

襄十年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左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書曰盜言無大夫焉杜注大夫謂鄭尉止等五人皆士也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率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請焚書以安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〇孔疏見書殺

門○君殺大夫稱國鄭殺其大夫申侯之屬是也大夫相殺稱人晉人殺其大夫先都之屬是也今此士殺其大夫故言盜矣傳云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語見公羊傳文十六年○徐彥疏○盜乘釁而至者也苟無釁隙盜豈敢犯哉三子者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盜之招也胡銓解○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鄭三卿之禍其近是乎汪克寬纂疏引王葆○爲大夫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高閌集注○發與輒作田洫已奪司氏五族之田尉復與尉止爭故五族聚羣不逞之徒入西宮之朝而殺三人不言大夫大夫非盜所得名也盜賤之賤也故弒君不目君不使其得接於上也殺大夫不目大夫不使其得接於下也集參得傳○以盜而一日殺三卿鄭之失政甚矣傳曰言無大夫焉春

秋之季小臣亂柄其甚者陪臣執國命矣陳傅良後傳　○既稱盜即不稱殺其大夫與盜殺蔡侯申同文李氏謂宜稱盜殺鄭大夫某某方合殺蔡侯申例者非也據左氏則尉止聚羣不逞因公子之徒以作亂何以不書國人哉按春秋稱國人以殺者陳人殺御寇其故未詳至宋人之兩殺大夫左氏以爲昭公欲去羣公子而公族爲亂晉人之殺先都殺士縠箕鄭父則三人有擅殺之罪陳人之殺公子過則過有殺世子之罪其所殺之是非有關於國人此及衞縶則出於尉止齊豹之私故不可以書國人而書盜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凡兩下相殺稱名不得其主名則稱盜盜者陰賊之辭也何以不曰盜殺鄭大夫嫌也大夫者對君之稱非所施於盜也然則盜殺蔡侯申何以稱爵不稱爵則不知爲蔡君也郝懿行說畧　○以下賊上而無列於朝及不得其名者

統謂之盜不書殺其大夫君大夫之稱不可施於盜也故盜殺
蔡侯申不日君 高澍然釋經

昭二十年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左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
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於襄夫人宣姜懼而欲
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衛侯在平壽公孟
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
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
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
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
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於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
於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

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析朱鉏宵從竇出徒行從公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丁巳晦公入與北宮喜盟於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國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師圃子玉霄子高魴出奔晉閏月戊辰殺宣姜○左氏說見昭三十一年胡氏不取昭三十一年左傳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爲盜若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胡氏曰天下豈有欲求險危大人之惡名而聖人又靳此名而不與者哉胡氏以爲非齊豹也乃宗魯也於法應書曰盜者也然春秋書盜者四尉止也齊豹也公孫翩也陽虎也皆大夫也故任公輔以爲豹非卿故曰盜而陳氏亦曰既奪之司寇則非卿矣[illegible]其說亦是李廉會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左氏之妄說也縶之禍簎出於齊豹等此與鄭尉止西宮之難何異豹若未嘗爲司寇則史誤也或實嘗

為司寇而縶奪之不在其位既與北宮喜褚師圃等同作亂自當例書為盜以私怨殺其君之兄是何足以為名而求之乎杜預附會其言以為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強禦之名此尤可笑夫不畏強禦如孔父之於宋督是也豹挾縶奪殺致其君出可為不畏強禦者乎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地來奔法自當書若書地而不書人則來奔者誰乎必以為盜邑叛君以徼大利而書其名則邾畀我邾快來奔彼不竊邑何以亦名其說自不能行蓋諸侯之大夫出奔未有不書名者所以目其人此常法也左氏但疑邾莒為無命大夫前未有以名見者而忽見三人以地來故鑿為之說不復顧畀我快之自相戾不知邾莒無命大夫若以事來自當與秦術吳札同以名見　葉夢得（春秋攷）傳謂求名不得故書盜考當時之事豹實怨公孟之奪其官邑率羣大

職之人起而爲亂殺縶逐君欲自快其私怨耳何名之求哉家鉉翁詳說○陸氏說見小國大夫接我門邾黑肱條下○齊豹稱盜微之也春秋但責衛侯之不能庇其兄豹不足當春秋之法也胡氏不審乃舍手刃之盜而蔽罪於與難之宗魯過矣王介之四傳質○公羊傳曰賤者窮諸盜先儒因謂齊豹已奪司寇非卿或謂歸獄於宗魯皆非也果爾則書衛人可矣其曰盜陰賊而無主名也方苞直解○左氏求名不得之說固非胡氏謂蔽罪宗魯亦無此理齊豹首謀宗魯與聞其事雖不爲無罪然既以身死之矣乃舍豹責魯恐聖人斷獄不如是之頗也葉酉究遺

定八年冬盜竊寶玉大弓

左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

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巳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於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閒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內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入於讙陽關以叛○公羊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穀梁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弓玉繇受封重器失之必書名故書爲盜陸淳辨疑○虎陪臣也取周公之分器以出魯莫之禁書曰盜竊寶玉大弓爵無人之辭也是故陪臣皆不書書陽虎爲盜是治陪臣也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陳傅良後傳○書盜者不罪爲盜而罪致盜也使爲國者紀綱立刑政明安有盜竊公行之事哉今以陪臣之賤行亂國中脫甲公宮竊魯先君之分器以出魯之無紀綱刑政於此極矣故書曰盜竊寶玉大弓非徒罪分器亡也罪紀綱刑政之亡焉爾黃仲炎通說○明堂位以大璜爲天子之器大弓爲天子之戎器蓋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旣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有禁令焉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所竊則國亂無政可知

矣聖人以國之分器陪臣得取而莫有抗之者故書曰盜凡盜

人皆可得而執之也高閌集註○陽虎陰使人竊而無主名也虎既

敗何暇入公宮傳未可據方苞直解○諸儒多謂曹邾無大夫如繫

勸懲則雖莒牟夷邾快以賤而得書於魯之叛臣又以爲以賤

而不書何以莒邾之叛有繫乎懲而魯之叛無繫乎懲邪論之

不可以不通如此陽虎非卿而其强取寶器是亦盜行不謂之

盜而何哉故春秋五書盜不盡以其賤而不名也張自超宗朱辨義○

馮氏景說見魯政下逮門總論

哀四年春盜弑蔡侯申從公穀作弑

左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承音懲蓋楚言公孫翩逐而

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執弓

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遂公孫辰殺公孫姓公孫盱盱卹香

○曰盜不得其人者也使知盜之在內邪則將曰蔡弒其君知盜之在外邪則將書曰某人戕蔡侯于蔡崔子方經解○春秋弒君有稱國者有稱人者有稱名者未有書盜者書盜不知其名是以曰盜耳鄭玉闕疑○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賊所殺蔡之無臣子甚矣程端學本義引石介○亂黨眾不容悉書槩目之曰盜家鉉翁詳說○公穀胡氏皆以稱盜為賤微又言蔡侯不能以禮信自衛夫人得而害之故變文稱盜以警人君如是則使弒君之賊得逸其罪名將何憚而不為乎湛若水正傳○公羊曰稱盜何賤乎賤者也孰謂謂罪人也以盜為罪人無據穀梁曰稱盜以弒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如閽不得君其君之比內其君而外弒者不以弒道道也尊內其君而疏外弒者故不與以弒君之名抑之為盜說尤無理疏外弒者而反寬其罪尊內其君而反為佚其賊何見疏者之幸而見尊者之不

幸也如左氏說則姓霍皆弒君之黨宜以討賊書矣殆不足信至胡傳謂蔡侯背楚誣吳謀國不臧夫人得而害之故變文書盜覼略其名氏姓與霍皆不去其官此尤背理之甚君卽無道臣不可以行逆况蔡侯非大惡乃於君父求備爲亂賊解免是春秋爲助亂之書矣豈可訓乎獨趙氏鵬飛以爲蔡侯之死旣出於盜則賊不可名必得其眞盜而始可加之罪不得其眞而妄指以誣人則爲失刑辰與姓霍皆非眞盜而以弒見誣者也家氏鉉翁以爲亂黨衆不容悉書故槩目之曰盜此兩說得之顧氏三傳異同表刑賞表合參○又按公孫翩非賤者杜孔謂翩賤故稱盜亦非也當曰旣已殺翩則罪人已得不書公孫翩弒其君而曰盜者不可得而指名之辭也又異同篇○無主名及賤者乃稱盜左氏曰公孫翩則是明有其人且係貴族何爲不明正其弒君之罪而

譚之曰盜乎公孫辰三人以賊黨而猶列其名公孫翩以首禍而顧免於罰乎大抵是奸人卒起不意衆疑是三人所為逮後或殺或逃而姑以姓霍二人當獄耳其實不可得而指名也甯信經而舍傳為是又大事表偶筆○左傳恐未得其實闇殺吳子不書盜況公孫之貴乎凡書盜者必陰賊而未有主名也惟無主名故辰以懼禍而奔姓霍以見疑而殺也方苞直解○春秋五盜左氏於此不詳盜為何人如以為賤而書盜則左氏所云尉止齊豹公孫翩陽虎者多不足據如據左氏則齊豹之為司寇翩之為公孫皆不賤或當以不知誰何之人而書盜為得春秋之義也張自超宗朱辨義○左傳謂公孫翩弑夫翩為公孫則非賤者宜書名今日盜則不得其名之稱也高澍然釋經

哀十三年冬盜殺陳夏區夫

區夫徵舒之後徵舒弑逆楚人殺之而陳人猶使世執國政春秋因其爲盜所殺而書之與華孫同意盜殺蔡侯申盜殺陳夏區夫當春秋之季世變之極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卿大夫則亂已極矣高閌集注○春秋書盜四殺君者一殺兄者一殺大夫者二以盜之賤而及君大夫之貴國無政刑矣趙鵬飛經筌

○書閽

春秋書盜一字所以戒小人竊權書閽一字所以防刑人之弄權王十朋梅溪集對策

襄二十九年閽弑吳子餘祭

不名閽不得稱名略之也牛運震傳○餘見書弑門

春秋屬辭辨例編卷二十六終